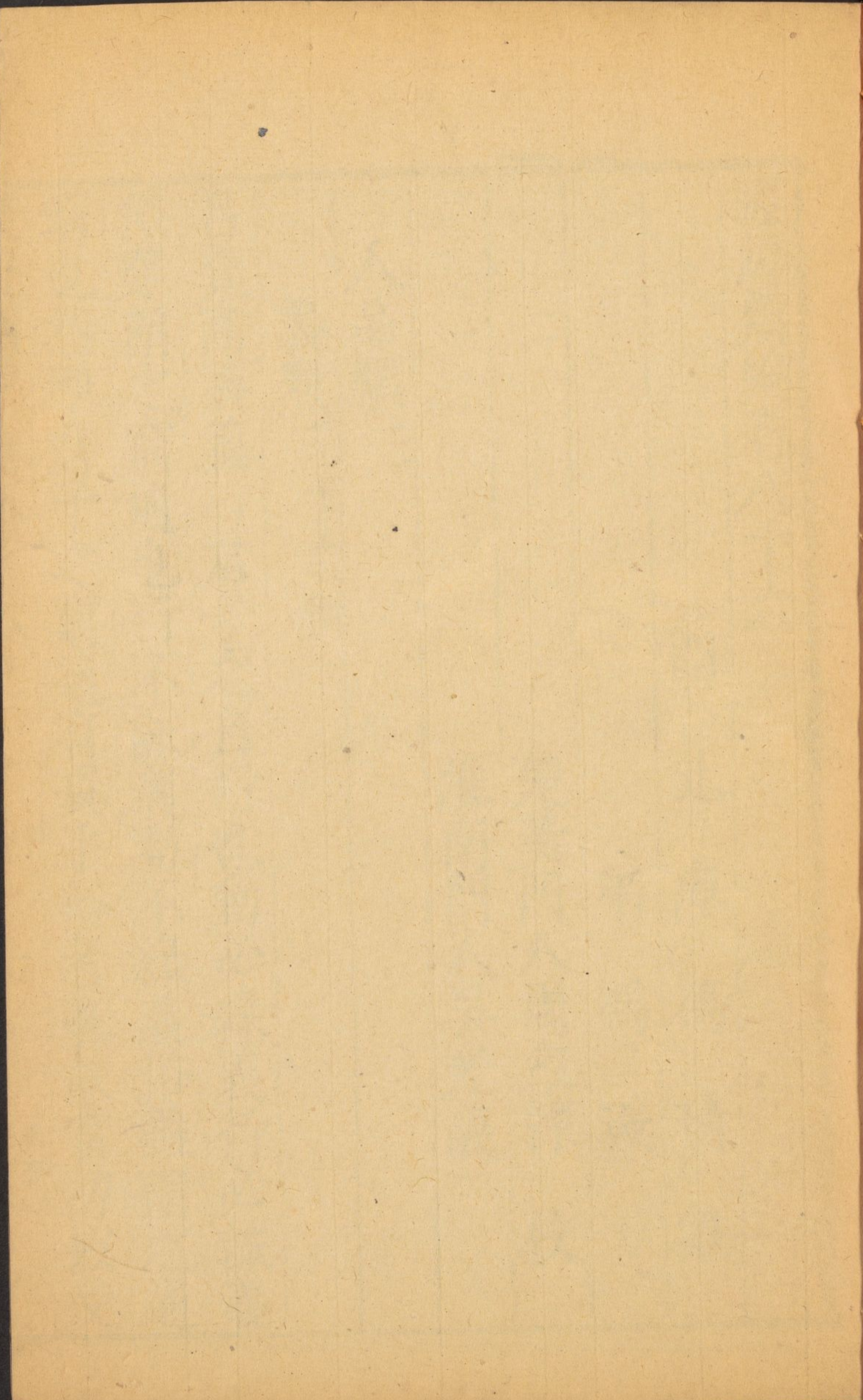


42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MAY 12 1930

*CU 4681.3512*







經濟類編卷八十六

明北海馮琦纂

弟馮瑗

楚黃門人周家棟校

淮南門人吳光義

人品類 三

義烈 三十六則

呂覽高義篇 君子之自行也動必緣義行必誠義俗雖謂之窮通也行不誠義動不緣義俗雖謂之通窮也然則君子之窮通有異乎俗者也故當功以受

哈佛大學哈佛葉宗圖書館珍藏印



經濟類編卷八十一  
賞當罪以受罰賞不當雖與之必辭罰誠當雖赦之  
不外度之於國必利長久長久之於主必宜內及於  
心不慙然後動孔子見齊景公景公致廩丘以爲養  
孔子辭不受入謂弟子曰吾聞君子當功以受祿今  
說景公景公未之行而賜之廩丘其不知丘亦甚矣  
令弟子趣駕辭而行孔子布衣也官在魯司寇萬乘  
難與比行三王之佐不顯焉取舍不苟也夫子墨子  
游公上過於越公上過語墨子之義越王說之謂公  
上過曰子之師苟肯至越請以故吳之地陰江之浦  
書社三百以封夫子公上過往復於子墨子子墨子

曰子之觀越王也能聽吾言用吾道乎公上過曰殆  
未能也墨子曰不唯越王不知翟之意雖子亦不知  
翟之意若越王聽吾言用吾道翟度身而衣量腹而  
食比於賓萌未敢求仕越王不聽吾言不用吾道雖  
全越以與我吾無所用之越王不聽吾言不用吾道  
而受其國是以義翟也義翟何必越雖於中國亦可  
凡人不可不熟論秦之野人以小利之故弟兄相獄  
親戚相忍今可得其國恐虧其義而辭之可謂能守  
行矣其與秦之野人相去亦遠矣荆人與吳人將戰  
荆師寡吳師衆荆將軍子囊曰我與吳人戰必敗敗



王師辱王名虧壤土忠臣不忍爲也不復於王而遁  
至於郊使人復於王曰臣請死王曰將軍之遁也以  
其爲利也今誠利將軍何死子囊曰遁者無罪則後  
世之爲王者將皆依不利之名而效臣遁若是則荆  
國終爲天下撓遂伏劍而死王曰請成將軍義乃爲  
之桐棺三寸加斧鑕其上人主之患存而不知所以  
存亡而不知所以亡此存亡之所以數至也鄣岐之  
廣也萬國之順也從此生矣荆之爲國十二世矣嘗  
有乾谿白公之亂矣嘗有鄭襄州侯之避矣而今猶  
爲萬乘之大國其時有臣如子囊與子囊之節非獨

厲一世之人臣也荆昭王之時有士焉曰石渚其爲  
人也公直無私王使爲政廷有殺人者石渚追之則  
其父也還車而反立於廷曰殺人者僕之父也以父  
行法不忍阿有罪廢國法不可失法伏罪人臣之義  
也於是乎伏斧鑕請死於王王曰追而不及豈必伏  
罪哉子復事矣石渚辭曰不私其親不可謂孝子事  
君枉法不可謂忠臣君令赦之上之惠也不敢廢法  
臣之行也不去斧鑕歿頭乎王廷正法枉必死父犯  
法而不忍王赦之而不肯石渚之爲人臣也可謂忠  
且孝矣



離俗篇 世之所不足者理義也所有餘者妄苟也  
民之情貴所不足賤所有餘故布衣人臣之行潔白  
清廉中繩愈窮愈榮雖死天下愈高之所不足也然  
而以理義斲削神農黃帝猶有可非微獨舜湯飛兔  
要褻古之駿馬也材猶有短故以繩墨取木則宮室  
不成矣舜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椽椽乎后  
之爲人也葆力之士也以舜之德爲未至也於是乎  
夫負妻妻攜子以入於海去之終身不反舜又讓其  
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爲人也居於畝  
畝之中而游入於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

行漫我我羞之而自投於蒼領之淵湯將伐桀因卞  
隨而謀卞隨辭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卞隨曰吾不  
知也湯又因務光而謀務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  
務光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務光曰彊力忍詢  
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夏伐桀克之以讓卞  
隨卞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爲賊也勝  
桀而讓我也必以我爲貪也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  
再來詢我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於潁水而死湯又  
讓於務光曰智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  
也吾子胡不位之請相吾子務光辭曰廢上非義也



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非其義不受其利無道之世不踐其土况於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沈於募水故如石戶之農北人無擇卞隨務光者其視天下若六合之外人之所不能察其視貴富也苟可得已則必不之賴高節厲行獨樂其意而物莫之害不漫於利不牽於執而羞居濁世惟此四士者之節若夫舜湯則苞裹覆容緣不得已而動因時而爲以愛利爲本以萬民爲義譬之若釣者魚有大小餌有宜適羽有動靜齊晉相與戰平阿之餘子亡戟得矛却而去不自快謂路之人

曰亡戟得矛可以歸乎路之人曰戟亦兵也矛亦兵也亡兵得兵何爲不可以歸去行心猶不自快遇高唐之孤叔無孫當其馬前曰今者戰亡戟得矛可以歸乎叔無孫曰矛非戟也戟非矛也亡戟得矛豈亢責也哉平阿之餘子曰嘻還反戰趨尚及之遂戰而死叔無孫曰吾聞之君子濟人於患必離其難疾驅而從之亦死而不反今此將衆亦必不北矣今此處人主之旁亦必死義矣今死矣而無大功其任小故也任小者不知大也今焉知天下之無平阿餘子與叔無孫也故人主之欲得廉士者不可不務求齊莊



公之時有士曰賓卑聚夢有壯子白縞之冠丹績之  
 袍東布之衣新素履墨劔室從而叱之唾其面惕然  
 而寤徒夢也終夜坐不自快明日召其友而告之曰  
 吾少好勇年六十而無所挫辱今夜辱吾將索其形  
 期得之則可不得將死之每朝與其友俱立乎衢三  
 日不得却而自歿謂此當務則未也雖然其心之不  
 辱也有可以加乎

左儒友于杜伯皆臣周宣王宣王將殺杜伯而非其  
 也左儒爭之于王九復之而王弗許也王曰別君  
 而異友斯汝也左儒對曰臣聞之君道友逆則順君

以誅友友道君逆則率友以違君王怒曰易而言則  
 生不易而言則死左儒對曰臣聞古之士不枉義以  
 從死不易言以求生故臣能明君之過以死杜伯之  
 無罪王殺杜伯左儒死之

戰於穀也晉梁弘御戎萊駒為右戰之明日晉襄公  
 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曠取戈  
 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遂以為右箕之役先軫黜之  
 而立續簡伯狼曠怒其友曰盍死之曠曰吾未獲死  
 所其友曰吾與女為難曠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  
 登於明堂死而不義非勇也共用之謂勇吾以勇求



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  
矣子姑待之及彭衙旣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晉師  
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狼曠於是乎君子詩曰君子  
如怒亂庶遄沮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怒不作亂  
而以從師可謂君子矣

晉靈公暴趙宣子驟諫靈公患之使鉏之彌賊之鉏  
之彌晨往則寢門闢矣宣子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  
寢之彌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  
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遂觸槐而

死

趙盾舉韓厥晉君以爲中軍尉趙盾死子朔嗣爲卿  
至景公三年趙朔爲晉將朔取成公姊爲夫人大夫  
屠岸賈欲誅趙氏初趙盾在時夢見叔帶持龜要而  
哭甚悲已而啖拊手且歌盾卜之占兆絕而後好趙  
史援占曰此甚惡非君之身及君之子然亦君之咎  
也至子趙朔世益衰屠岸賈者始有寵于靈公及至  
于晉景公而賈爲司寇將作難乃治靈公之賊以致  
趙盾徧告諸將曰趙穿弑靈公盾雖不知猶爲首賊  
臣殺君子孫在朝何以懲罪請誅之韓厥曰靈公遇  
賊趙盾在外吾先君以爲無罪故不誅今諸君將誅



其後是非先君之意而後妄誅妄誅謂之亂臣有大  
事而君不聞是無君也屠岸賈不聽厥告趙朔趣亡  
趙朔不肯曰子必不絕趙祀予死不恨韓厥許諾稱  
疾不出賈不請而擅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  
趙同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趙朔妻成公姊有遺腹  
走公宮匿公孫杵臼謂程嬰胡不死嬰曰朔之妻有  
遺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卽女也吾徐死耳無何而朔  
妻免生男屠岸賈聞之索於宮朔妻置兒袴中祝曰  
趙宗滅乎若號卽不滅乎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已  
脫程嬰謂杵臼曰今一索不得後必且復之奈何杵

臼曰立孤與死孰難嬰曰立孤亦難耳杵臼曰趙氏  
先君遇子厚子強爲其難者吾爲其易者吾請先歿  
而二人謀取他嬰兒負以文褌匿山中嬰謂諸將曰  
嬰不肖不能立孤誰能與吾千金吾告趙氏孤處諸  
將皆喜許之發師隨嬰攻杵臼杵臼曰小人哉程嬰  
下宮之難不能死與我謀匿趙氏孤兒今又賣之縱  
不能立孤兒忍賣之乎抱而呼天乎趙氏孤兒何罪  
請活之獨殺杵臼也諸將不許遂并殺杵臼與兒諸  
將以爲趙氏孤兒已歿皆喜然趙氏真孤兒乃在程  
嬰卒與俱匿山中居十五年晉景公病卜之大業之



胄者爲崇景公問韓厥韓厥知趙孤存乃曰大業之後在晉絕祀者其趙氏乎夫自中行衍皆嬴姓也中行衍人面鳥喙降佐帝大戊及周天子皆有明德下及幽厲無道而叔帝去周遠晉事先君繆侯至于成公世有立功未嘗絕祀今及吾君獨滅之趙宗國人哀之故見龜策唯君圖之景公問趙尚有後子孫乎韓厥具以實告景公乃與韓厥謀立趙孤兒召匿之宮中諸將入問病景公因韓厥之衆以脅諸將而見趙孤兒孤兒名武諸將不得已乃曰昔下宮之難屠岸賈爲之矯以君命并命群臣非然孰敢作難微君

之病群臣固將請立趙後今君有命群臣願之於是召趙氏程嬰徧拜諸將遂俱與程嬰趙氏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趙氏田邑如故趙武冠爲成人程嬰乃辭大夫謂趙武曰昔下宮之難皆能死我非不能死思立趙氏後今子旣立爲成人趙宗復故我將下報趙孟與公孫杵臼趙武號泣固請曰武願苦筋骨以報子至死而子忍棄我死乎程嬰曰不可彼以我爲能成事故皆先我死今我不下報之是以我事爲不成也遂自殺趙武服衰三年爲祭邑春秋祠之世不絕君子曰程嬰公孫杵臼可謂信交厚士矣嬰之自



殺下報亦過矣

佛肸以中牟叛置鼎於庭致士大夫曰與我者受邑不吾與者烹大夫皆從之至于田單田單中牟之邑人也曰義死不避斧鉞之罪義窮不受軒冕之服無義而生不仁而富不如烹褰衣將就鼎佛肸脫屣而生之趙氏聞其叛也攻而取之聞田單不肯與也求而賞之田單曰不可也一人舉而萬夫俛首智者不爲也賞一人以慙萬夫義者不取也我受賞使中牟之士懷恥不義辭賞從處曰以行臨人不道吾去矣襁負其母南徙於楚楚王高其義待以司馬

衛公孟縶狎齊豹奪之司寇與郵有役則反之無則取之公孟惡北宮喜褚師圍欲去之公子朝通于襄夫人宣姜懼而欲以作亂故齊豹北宮喜褚師圍公子朝作亂初齊豹見宗魯於公孟爲驂乘馬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子假吾名焉故不吾遠也雖其不善吾亦知之抑以利故不能去是吾過也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子行事乎吾將死之以周事子而歸死於公孟其可也丙辰衛侯在平壽公孟有事於蓋獲之門外齊子氏帷於門外而伏甲焉使祝鼂寘戈



於車薪以當門使一乘從公孟以出使華齊御公孟宗魯驂乘及閔中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爲利疚於回不以回待人蓋不義不犯非禮

卞莊子好勇養母戰而三北交遊非之國君辱之及母死三年冬與魯戰卞莊子請從見於魯將軍曰初與母處是以三北今母死請塞責而神有所歸遂赴敵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一北又入獲一甲首而

獻之曰此塞再北又入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三北將軍曰母沒爾家宜止之請爲兄弟莊子曰三北以養母也是子道也今士節小具而塞責矣吾聞之節士不以辱生遂反敵殺十人而死君子曰三北又塞責滅世斷家於孝不終也

莒穆公有臣曰朱厲附事穆公不見識焉冬處於山林食枲粟夏處洲澤食菱藕穆公以難死朱厲附將往死之其友曰子事君而不見識焉今君難吾子死之意者其不可乎朱厲附曰始我以爲君不吾知也今君死而我不死是果不知我也吾將死以激天下



經濟類編卷八十六  
不知其臣者遂往死之

吳王欲殺王子慶忌而莫之能殺吳王患之要離曰臣能之吳王曰汝惡能乎吾嘗以六馬逐之江上矣而不能及射之矢左右滿把而不能中今汝拔劍則不能舉臂上車則不能登越汝惡能要離曰士患不勇耳奚患而不能王誠能助臣請必能吳王曰諾明日加要離罪焉擊執妻子焚之而揚其灰要離走往見王子慶忌於衛王子慶忌喜曰吳王之無道也子之所見也諸侯之所知也今子得免而去之亦善矣要離與王子慶忌居有間謂王子慶忌曰吳之無道

也愈甚請與王子往奪之國王王子慶忌曰善乃與要離俱涉於江中江拔劍以刺王子慶忌王子慶忌猝之投之於江浮則又取而投之如此者三其卒曰汝天下之國士也幸汝以成而名要離得不死歸於吳吳王大說請與分國要離曰不可臣請必死吳王止之要離曰夫殺妻子焚之而揚其灰以便事也臣以爲不仁夫爲故主殺新主臣以爲不義夫粹而浮乎江三入而出特王子慶忌爲之賜而不殺耳臣已爲辱矣夫不仁不義又且已辱不可以生吳王不能止果伏劍而死



吳有士曰張胥鄙譚夫吾前交而後絕張胥鄙有罪  
拘將死譚夫吾合徒而取之出至於道而後乃知其  
夫吾也輟行而辭曰義不同於子故前交而後絕吾  
聞之君子不爲危易行令吾從子是安則肆志危則  
易行也與吾因子而生不若反拘而死闔閭聞之令  
吏釋之張胥鄙曰吾義不同於譚夫吾故不受其任  
矣今吏以是出我以譚夫吾故免也吾庸遽受之乎  
遂觸墻而死譚夫吾聞之曰我任而不受佞也不知  
而出之愚也佞不可以接士愚不可以事君吾行虛  
矣人惡以吾力生吾亦恥以此立於世乃絕頸而死  
君子曰譚夫吾其以失士矣張胥鄙亦未爲得也可  
謂剛勇矣未可謂得節也

越甲至齊雍門子狄請歿之齊王曰鼓鐸之聲未聞  
矢石未交長兵未接子何務歿之爲人臣之禮邪雍  
門子狄對曰臣聞之昔者王出于圍左轂鳴車右請  
死之而王曰子何爲歿車右對曰爲其鳴吾君也王  
曰左轂鳴者工師之罪也子何事之有焉車右曰臣  
不見工師之乘而見其鳴吾君也遂刎頸而歿知有  
之乎齊王曰有之雍門子狄曰今越甲至其鳴吾君  
也豈在轂之下哉車右可以歿左轂而臣獨不可以



死越甲也遂刎頸而歿是日越人引甲而退七十里  
曰齊王有臣鈞如雍門子狄擬使越社稷不血食遂  
引甲而歸齊王葬雍門子狄以上卿之禮

齊崔杼弑莊公也有陳不占者閩君難將赴之比去  
餐則失匕上車失軾御者曰怯如是去有益乎不占  
曰死君義也無勇私也不以私害公遂往聞戰鬪之  
聲恐駭而歿人曰不占可謂仁者之勇也

陳恒弑簡公而盟盟者皆完其家不盟者殺之石他  
人曰昔之事其君者皆得其君而事之今謂他人曰  
舍而君而事我他人不能雖然不盟則殺父母也從

而盟是無君臣之禮也生於亂世不得正行劫於暴  
主不得道義故雖盟不以父母之歿不如退而自殺  
以禮其君乃自殺

陳恒弑君使勇士六人劫子淵棲子淵棲曰子之欲  
與我以我爲知乎臣弑君非知也以我爲仁乎見利  
而背君非仁也以我爲勇乎劫我以兵懼而與子非  
勇也使吾無此三者與何補於子若吾有此三者終  
不從子矣乃舍之

楚人將與吳人戰楚兵寡而吳兵衆楚將軍子囊曰  
我擊此國必敗辱君虧地忠臣不忍爲也不復于君



黜兵而退至于國郊使人復于君曰臣請死君曰子大夫之遁也以爲利也而今誠利子大夫母死子囊曰遁者無罪則後世之爲君臣者皆入不利之名而効臣遁若是則楚國終爲天下弱矣臣請死退而伏劔君曰誠如此請成子大夫之義乃爲桐棺三寸加斧質其上以徇于國

齊人有子蘭子者事白公勝勝爲難乃告子蘭子曰吾將舉大事于國願與子共之子蘭子曰我事子而與子殺君是助子之不義也畏患而去子是遁子於難也故不與子殺君以成吾義契領於庭以遂吾行

白公之難楚人有莊善者辭其母將往死之其母曰棄其親而死其君可謂義乎莊善曰吾聞事君者內其祿而外其身今所以養母者君之祿也身安得無死乎遂辭而行比至公門三廢車中其僕曰子懼矣曰懼旣懼何不返莊善曰懼者吾私也死義吾公也聞君子不以私害公及公門刎頸而死君子曰好義乎哉

宋康公攻阿屠單父成公趙曰始吾不自知以爲在千乘則萬乘不敢伐在萬乘則天下不敢圖今趙在阿而宋屠單父則是趙無以自立也且往誅宋趙遂



入宋三月不得見或曰何不因鄰國之使而見之成  
公趙曰不可吾因鄰國之使而刺之則使後世之使  
不信荷節之信不用皆曰趙使之然也不可或曰何  
不因群臣道徒處之士而刺之成公趙曰不可吾因  
群臣道徒處之士而刺之則後世之忠臣不見信辯  
士不見顧皆曰趙使之然也不可吾聞古之士怒則  
思理危不忘義必將正行以求之耳昔年宋康公病  
歿成公趙曰廉士不辱名信士不惰行今吾在阿宋  
屠置父是辱名也事誅宋王昔年不得是惰行也吾  
若是而生何面目而見天下之士遂立槁於彭山

上

秦昭王聞魏齊在平原君所欲為范雎必報其讎乃  
詳為好書遺平原君曰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君為  
布衣之友君幸過寡人寡人願與君為十日之飲平  
原君畏秦且以為然而入秦見昭王昭王與平原君  
飲數日昭王謂平原君曰昔周文王得呂尚以為太  
公齊桓公得管夷吾以為仲父今范君亦寡人之叔  
父也范君之讐言在君之家願使人歸取其頭來不然  
吾不出君於關平原君曰貴而為友者為賤也富而  
為友者為貧也夫魏齊者勝之友也在固不出也今

義烈



又不在臣所昭王乃遣趙王書曰王之弟在秦范君之讐魏齊在平原君之家王使人疾持其頭來不然吾舉兵而伐趙又不出王之弟於關趙孝成王乃發卒圍平原君家急魏齊夜亡出見趙相虞卿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相印與魏齊亡間行念諸侯莫可以急抵者乃復走大梁欲因信陵君以走楚信陵君聞之畏秦猶豫未肯見曰虞卿何如人也時侯嬴在旁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夫虞卿躡屩擔簦一見趙王賜白璧一雙黃金百鎰再見拜爲上卿三見卒受相印封萬戶侯當此之時天下爭知之

夫魏齊窮困過虞卿虞卿不敢重爵祿之尊解相印捐萬戶侯而間行急士之窮而歸公子公子曰何如人人固不易知知人亦未易也信陵君大慙駕如野迎之魏齊聞信陵君之初難見之怒而自剄趙王聞之卒取其頭予秦秦昭王乃出平原君歸趙

趙襄子游於囿中至於梁馬却不肯進青荈爲參乘襄子曰進視梁下類有人青荈進視梁下豫讓却寢佯爲死人叱青荈曰去長者吾且有事青荈曰少而與子友子且爲大事而我言之是失相與友之道子將賊吾君而我不言之是失爲人臣之道如我者惟



死爲可適乃退而自殺青莽非樂死也重失人臣之節惡廢交友之道也青莽豫讓可謂之友也

漢譙玄以王莽居攝變姓名隱遁後公孫述僭號于蜀連聘不詣述乃遣使者備禮徵之玄不肯起賜以毒藥太守乃自齋壘書至玄廬曰君高節已著朝廷垂意誠不宜復辭自招凶禍玄仰天嘆曰唐堯大聖許由恥仕周武至德伯夷守餓彼獨何人我亦何人保志全高死亦奚恨遂受毒藥玄子瑛泣血叩頭于太守曰方今國家東有嚴敵兵師四出國用軍資或不常充足願奉家錢千萬以贖父死太守爲請述聽

許之玄遂隱蔽田野終述之世

李業字巨游廣漢梓潼人也少有志操介特習魯詩師博士許晃元始中舉明經除爲郎會王莽居攝業以病去官杜門不應州郡之命太守劉咸強召之業乃載病詣門咸怒出教曰賢者不避害譬猶彀弩射市薄命者先死聞業名稱故欲與之爲治而反託疾乎令詣獄養病欲殺之客有說咸曰趙殺鳴犢孔子臨河而逝未聞求賢而脅以牢獄者也咸乃出之因舉方正王莽以業爲酒士病不之官遂隱蔽山谷絕匿名迹終莽之世及公孫述僭號素聞業賢徵之欲



以爲博士業固疾不起數年述羞不致之乃使大鴻臚尹融持毒酒奉詔命以劫業若起則受公侯之位不起賜之以藥融譬旨曰方今天下分崩孰知是非而以區區之身試于不測之淵乎朝廷貪慕名德曠官缺位于今七年四時珍御不以忘君宜上奉知己下爲子孫身名俱全不亦優乎今數年不起猜疑寇心凶禍立加非計之得者也業乃嘆曰危國不入亂國不居親于其身爲不善者義所不從君子見危授命何乃誘以高位重餌哉融見業辭志不屈復曰宜呼室家計之業曰大丈夫斷之于心久矣何妻子之

爲遂飲毒而死述聞業死大驚又恥有殺賢之名乃遣吊祠賻贈百匹業子暈逃辭不受蜀平光武下詔表其間益部紀載其高節圖畫形象初平帝時蜀郡王皓爲美陽令王嘉爲郎王莽篡位並棄官西歸及公孫述稱帝遣使徵皓嘉恐不至遂先係其妻子使者謂嘉曰速裝妻子可全對曰犬馬猶識主况于人乎王皓先自刎以首付使者述怒遂誅皓家屬王嘉聞而嘆之曰後之哉乃對使伏劍而死是時犍爲任永君業同郡馮信並好學博古公孫述連徵命待以高位皆託青盲以避世難永妻淫于前匿情無言見



子入井忍而不救信侍婢亦對信奸通及聞述誅皆  
盥洗更視曰世適平目卽清淫者自殺光武聞而徵  
之並會病卒

鮑永事更始及歸光武爲司隸校尉行縣到霸陵路  
經更始墓引車入陌從事諫止之永曰親北面事人  
寧有過墓不拜雖以獲罪司隸所不避也遂下拜哭  
盡哀而去西扶風椎牛上苟諫冢帝聞之意不平問  
公卿曰奉使如此何如太中大夫張湛對曰仁者行  
之宗忠者義之主也仁不遺舊忠不忘君行之高者  
也帝意乃釋

隴西太守鄧融備禮謁廉范爲功曹會融爲州所舉  
案范知事譴難解欲以權相濟乃託病求去融不達  
其意大恨之范于是東至洛陽變名姓求代廷尉獄  
卒居無幾融果徵下獄范遂得衛侍左右盡心勤勞  
融怪其貌類范而殊不意乃謂曰卿何似我故功曹  
邪范訶之曰君困危瞽亂邪語遂絕融繫出困病范  
隨而養視及死竟不言身自將車送喪至南陽葬畢  
乃去後辟公府會薛漢坐楚王事誅故人門生莫敢  
視范獨往收斂之吏以聞明帝大怒召范入詰責曰  
薛漢與楚王同謀交亂天下范公府掾不與朝廷同



心而反收歛罪人何也范叩頭曰臣無狀愚戇以爲漢等皆已伏誅不勝師資之情罪當萬坐帝怒稍解問范曰卿庶頗後邪與右將軍褒大司馬丹有親屬乎范對曰褒臣之曾祖丹臣之祖也帝曰恠卿志膽敢爾因賞之由是顯名

李善字次孫李元蒼頭也建武中疫疾元家相繼死沒唯孤兒續始生數旬而貲財千萬諸奴婢私共計議欲謀殺續分其財產善深傷李氏而力不能制乃潛負續逃去隱山陽瑕丘界中親自哺養乳爲生漣推燥居溼備嘗艱勤續雖在孩抱奉之不異長君有

事輒長跪請白然後行之閭里感其行皆相率脩義續年十歲善與歸本縣脩理舊業告奴婢于長吏悉收殺之時鍾離意爲瑕丘令上書薦善行狀光武詔拜善及續並爲太子舍人善顯宗時辟公府以能理劇再遷日南太守從京師之官道經清陽過李元冢未至一里乃脫朝服持鋤去草及拜墓哭泣甚悲身自炊爨執鼎俎以脩祭祀垂泣曰君夫人善在此盡哀數日乃去到官以愛惠爲政懷來異俗遷九江太守未至道病卒續至河間相

戴就字景成會稽上虞人也仕郡倉曹掾揚州刺史



歐陽參奏太守成公浮賦罪遣部從事薛安案倉庫簿領收就於錢唐縣獄幽囚考掠五毒參至就慷慨直辭色不變容又燒鋸斧使就挾于肘腋就語獄卒可熟燒斧勿令冷每上彭考因止飯食不肯下肉焦毀墮地者掇而食之主者窮竭酷慘無復餘方乃卧就覆船下以馬通薰之一夜二日皆謂已死發船視之就方張眼大罵曰何不益火而使滅絕又復燒地以大鍼刺指爪中使以把土爪悉墮落主者以狀白安安呼見就謂曰太守罪穢狼藉受命考實君何故以骨肉拒扞耶就據地答言太守剖符大臣當以死

報國卿雖啣命固宜申斷寃毒奈何誣枉忠良強相掠理令臣謗其君子證其父薛安庸駭忸行無義就考死之日當白之于天與群鬼殺汝于亭中如蒙生全當手刃相裂安深竒其壯節卽解械更與美談表其言辭解釋郡事徵浮還京師免歸鄉里太宗劉寵舉就孝廉光祿主事病卒

梁冀殺李固露尸於四衢令有敢臨者加其罪固弟子汝南郭亮年始成童遊學洛陽乃左提章鉞右秉鈇鑕詣闕上書乞收固屍不許因往臨哭陳辭于前遂守喪不去夏門亭長呵之曰李杜二公爲大臣不



能安上納忠而興造無端卿曹何等腐生公犯詔書  
干試有司乎亮曰亮含陰陽以生戴乾履坤義之所  
動豈知性命何爲以死相懼亮長嘆曰居非命之世  
天高不敢不跼地厚不敢不踏耳目適宜視聽口不  
可以妄言也太后聞而不誅南陽人董班亦往哭固  
而殉尸不肯去太后憐之乃聽得祔欽歸葬二人由  
此顯名

張儉得亡命困迫道走望門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  
家相容復流轉東萊止李篤家外黃令毛欽操兵到  
門篤引欽謂曰張儉知名天下而亡非其罪縱儉可

得寧忍執之乎欽因起撫篤曰遽伯玉恥獨爲君子  
足下如何自專仁義篤曰篤雖好義明廷今日載其  
半矣欽嘆息而去篤因緣送儉出塞以故得免

袁尚爲其將焦觸張南所攻奔遼西烏桓觸自號幽  
州刺史驅率諸郡太守令長背袁向曹陳兵數萬殺  
白馬盟令曰違者斬衆莫敢仰視各以次軟至別駕  
代郡韓珩曰吾受袁公父子厚恩今其破亡智不能  
救勇不能死於義闕矣若乃北面曹氏所弗能爲也  
一坐爲珩失色觸曰夫舉大事當立大義事之濟否  
不待一人可卒珩志以厲事君曹操聞珩節甚高之



屢辟不至卒于家

曹操圍張超于雍丘甚危急超謂軍吏曰今日之事惟恃臧洪必來救我或曰袁曹方睦而洪爲紹所用恐不能敗好遠來違福取禍超曰子源天下義士終非背本者也或見制強力不相及耳洪始聞超圍乃徒跣號泣並勒所領將赴其難自以衆弱從紹請兵而紹竟不聽之超城遂陷張氏族滅洪由是怨紹絕不與通紹興兵圍之歷年不下使洪邑人陳琳以書譬洪示其禍福責以恩義洪荅曰隔濶相思發于寤寐相去步武而趨舍異規其爲愴恨胡可勝言前日

不遺比辱雅况述叙禍福公私切至以子之才窮該典籍豈將闕于大道不達余趣哉是以捐棄翰墨一無所酬亦冀遙忖褊心粗識鄙性重獲來命援引紛紜雖欲無對而義篤其言僕小人也本乏志用中因行役特蒙傾蓋恩深分厚遂竊大州寧樂今日自還接刃乎每登城勒兵觀主人之旗鼓瞻望帳幄感故友之周旋撫弦擲矢不覺涕流之覆面也何者自以輔佐主人無以爲悔主人相接過絕等倫受任之初志同大事埽清寇逆共尊王室豈悟本州被侵郡將邁危請師見拒辭行被拘使洪故君遂至淪滅區區



微節無所獲申豈得復全交友之道重虧忠孝之名乎所以忍悲揮戈收淚告絕若使主人少垂古人忠恕之情來者側席去者克已則僕抗季札之志不爲今日之戰矣昔張景明登壇唾血奉辭所走卒使韓收讓印主人得地後但以拜章朝主賜爵獲傳之故不蒙觀過之貸而受夷滅之禍呂奉先討卓來奔請兵不獲告去何罪復見斫刺劉子璜使踰時辭不獲命畏君懷親以詐求歸可謂有忠孝無損霸道亦復僵尸麾下不蒙虧除慕進者榮違意者被戮此乃主人之利非遊士之願也且鑒戒前人守死

窮城亦以君子之違不適敵國故也足下當見久圍不解救兵未至感婚姻之義推平生之好以爲屈節而苟生勝守義而傾覆也昔晏嬰不降志于白刃南史不曲筆以求存故身傳圖像名垂後世况僕據金城之固驅士人之力散三年之畜以爲一年之資匡困補乏以悅天下何圖築室反耕哉但懼秋風揚塵伯珪馬首南向張揚飛燕旅力作難北鄙將告倒懸之急股肱奏乞歸之計耳主人當鑒戒曹輩反旌退師何宜久辱盛怒暴威于吾城之下哉足下譏吾恃黑山以爲救獨不念黃巾之合從邪昔高祖取彭越



于鉅野光武創基兆于綠林卒能龍飛受命中興帝業苟可輔主興化夫何嫌哉况僕親奉璽書與之從事行矣孔璋足下微利于境外臧洪投命于君親吾子託身于盟主臧洪策名于長安子謂余身死而名滅僕亦笑子生死而無聞焉本同末離弩力夫復何言紹見洪書知無降意增兵急攻城中糧盡外無救援洪自度不免呼吏士謂曰袁紹無道所圖不軌且不救洪郡將洪于大義不得不死念諸軍無事空與此禍可先城未破將妻子出將吏皆垂泣曰明府之于袁氏本無怨隙今爲郡將之故自致危困吏人何

忍當捨明府去也初尚掘鼠煮筋角後無所復食主簿啟內厨米三斗請稍爲饘粥洪曰何能獨甘此耶使爲薄糜徧班士衆又殺其愛妾以食兵將兵將咸流涕無能仰視男女七十八人相枕而死莫有離叛城陷生執洪紹盛帷幔大會諸將見洪謂曰臧洪何相負若是今日服未洪據地瞑目曰諸袁事漢四世五公可謂受恩今王室衰弱無扶翼之意而欲因際會觖望非冀多殺忠良以立奸威洪親見將軍呼張陳留爲兄則洪府君亦宜爲弟而不能同心戮力爲國除害坐擁兵衆觀人屠滅惜洪力劣不能推刃爲



天下報仇何謂服乎紹本愛洪意欲屈服赦之見其辭切知終不爲用乃命殺焉洪邑人陳容少爲諸生親慕于洪隨爲東郡丞先城未敗洪使歸紹時容在坐見洪當死起謂紹曰將軍舉大事欲爲天下除暴而專先誅忠義豈合天意臧洪發舉爲郡將奈何殺之紹慙使人牽出謂曰汝非臧洪疇空復爾爲容顧曰夫仁義豈有常蹈之則爲君子背之則爲小人今日寧與臧洪同日死不與將軍同日生也遂復見殺在紹坐者無不嘆息竊相謂曰如何一日戮二烈士先是洪遣司馬二人出求救于呂布比還城已陷皆

赴敵死

晉劉裕密使遺韓延之書曰文思事源遠近所知去秋遣康之送還司馬軍者推至公之極也而了不遜愧又無表疏文思經正不反此是天地之不容吾受命西討止其父子而已彼土僑舊爲所驅逼一無所問往年郗僧施謝邵任集之等交構積歲專爲劉毅謀主所以至此卿等諸人一時逼迫本無纖釁吾處懷期物自有由來今在近路正是諸人歸身之日若大軍登道交鋒接刃蘭艾吾誠不分故具示意并示同懷諸人延之報曰承親率戎馬遠履西畿闔境士



庶莫不恒駭何者莫知師出之名故也今辱來䟽始知以譙王前事良增歎息司馬平西體國忠貞欵愛待物當於古人中求耳以君公有匡復之勲家國蒙賴推德委誠每事詢仰譙王徃以微事見効猶自表遜位况以大過而當嘿然邪但康之前言有所不盡故重使胡道諮白所懷道未及反已奏表廢之所不盡者命耳推寄相與之懷正當如此有何不可便興兵戈自義旗秉權以來四方方伯誰敢不先相諮疇而逕表天子邪譙王爲宰相所責文表廢之經正何歸表使何因可謂欲加之罪其無辭乎劉諱足下海

內之人誰不見足下此心而復欲欺誑國士天所不容在彼不在此矣來示言處懷期物自有由來今伐人之君啗人以利真可謂處懷期物自有由來者矣劉藩死於閭闔之明諸葛斃於左右之手甘言詫方伯襲之以輕兵遂使席上靡欵懷之士閭外無自信諸侯以是爲得筭良可恥也貴府將佐及朝廷賢德寄性命以過日心企太平久矣吾誠鄙劣嘗聞道於君子以平西之至德寧可無授命之臣乎未能自投虎口比迹郗任之徒明矣假令天長喪亂九流渾濁當與臧洪遊於地下不復多言公視書歎息以示諸



經濟類編卷八十六  
二二八  
佐曰事人當如此

向雄字茂伯河內山陽人也父韶彭城太守雄初仕郡爲主簿事太守王經及經之死也雄哭之盡哀市人咸爲之悲後太守劉毅嘗以非罪笞雄及吳奮代毅爲太守又以少譴繫雄于獄司隸鍾會于獄中辟雄爲都官從事會死無人殯歛雄迎喪而葬之文帝召雄而責之曰往者王經之死卿哭王經于東市我不問也今鍾會躬爲叛逆又輒收葬若復相容其如王法何曰昔者先王掩骼埋骸仁流朽骨當時豈先卜其功罪而後葬之哉今王誅旣加于法已備雄感義收葬教亦無闕法立于上教弘于下何必使雄違生背死以立于時殿下讐枯骨而捐之中野爲將來仁賢之資不亦惜乎帝甚悅與談宴而遣之

太守陳楚以韋忠爲功曹會山羗破郡楚攜子出走賊射之中三創忠冒刃伏楚以身捍之泣曰韋忠願以身代乞諸君哀之亦遭五矢賊相謂曰義士也舍之忠于是負楚以歸

劉敏元字道光北海人也厲已脩學不以險難改心好星歷陰陽術數潜心易太玄不好讀史嘗謂同志曰誦書味義根何爲費功于浮辭之文易者義之源



太玄理之門能明此者卽吾師也未嘉之亂自齊西奔同縣管平年七十餘隨敏元而西行及滎陽爲盜所劫敏元已免乃還謂賊曰此公孤老餘年無幾敏元請以身代願諸君舍之賊曰此公于君何親敏元曰同邑人也窮簷無子依敏元爲命諸君若欲役之老不堪使若欲食之復不如敏元乞諸君哀也有一賊瞋目叱敏元曰吾不放此公憂不得汝乎敏元奮劔曰吾豈望生耶當殺汝而後死此公窮老神祇尚當哀矜之吾親非骨肉義非師友但以見投之故乞以身代諸大夫慈惠皆有聽吾之色汝何有靦面目而發斯言顧謂諸盜長曰夫仁義何常寧可失諸君子上當爲高皇文武之事下豈失爲陳項乎當取之由道使所過稱詠威德奈何容畜此人以損盛美當爲諸君除此人以成諸君霸王之業前將斬之盜長遽止之而相謂曰義士也害之犯義乃俱免之



節士 十則

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爲諸侯焉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爲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位而問焉曰昔者堯治天下吾子立爲諸侯焉堯授舜吾子猶存焉及吾在位子辭諸侯而耕何故伯成子高曰昔堯之治天下舉天下而傳之他人至無欲也擇賢而與之其位至公也以至無欲至公之行示天下故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舜亦猶然今君賞罰而民欲且多私是君之所懷者私也百姓知之貪爭之端自此始矣德自此衰刑自此繁矣吾不忍見



經義類編卷之十一  
以是處野也今君又何求而見我君行矣無留吾事  
耕而不顧

申徒狄非其世將自投於河崔嘉聞而止之曰吾聞  
聖人仁士之於天地之間民之父母也今爲濡足之  
故不救溺人可乎申徒狄曰不然昔者桀殺關龍逢  
紂殺王子比干而亡天下吳殺子胥陳滅洩冶而滅  
其國故亡國殘家非聖智也不用故也遂負石沉於  
河君子聞之曰廉矣乎如仁與智吾未見也

齊大饑黔敖爲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  
袂接履貿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餓  
者揚其目而視之曰予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此  
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曾子聞之曰微與其嗟也  
可去其謝也可食

東方有士曰袁旌目將有所適而饒於道狐父之盜  
丘人也見之下壺餐以與之袁旌目三鋪而能視仰  
而問焉曰子誰也曰我狐父之盜丘人也袁旌目曰  
嘻汝乃盜也何爲而食我以吾不食也兩手據地而  
歐之不出喀喀然遂伏地而死縣名爲勝母曾子不  
入邑號朝歌墨子回車故孔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  
不食不飲盜泉之水積正也旌目不食而死潔之至



也

鮑焦衣弊膚見潔畚將蔬遇子贛於道子贛曰吾子何以至此也焦曰天下之遺德教者衆矣吾何以不至於此也吾聞之世不已知而行之不已者是爽行也上不已知而干之不止者是毀廉也行爽廉毀然且不舎惑於利者也子贛曰吾聞之非其世者不生其利汙其君者不履其土今吾子汙其君而履其土非其世而將其蔬此誰之有哉鮑焦曰嗚呼吾聞賢者重進而輕退廉者易醜而輕死乃棄其蔬而立槁死於洛水之上君子聞之曰廉夫剛哉夫山銳則不

高水狹則不深行特者其德不厚志與天地疑者其爲人不祥鮑子可謂不祥矣其節度淺深適至而止矣

諸葛誕爲晉文帝所誅子靚奔吳爲大司馬吳平逃竄不出武帝與靚有舊靚姊又爲琅邪王妃帝知靚在姊間因就見焉靚逃于廁帝又逼之見謂曰不謂今日復得相見靚流涕曰不能漆身皮面復覩聖顏詔以爲侍中固辭不拜歸于鄉里終身不向朝廷而坐

龔壯字子璋絜已自守與鄉人譙秀齊名父叔爲李



特所害壯積年不除喪力弱不能復雠及李壽戍漢中與李期有嫌期特孫也壯欲假壽以報乃說壽曰節下若能并有西土稱藩于晉人必樂從且捨小就大以危易安莫大之策也壽然之遂率衆討期果剋之壽猶襲偽號欲官之壯誓不仕賂遺一無所取會天久雨百姓饑墊壯上書說壽以歸順允天心應人望未爲國蕃福流子孫壽省書內愧祕而不宣乃遣使入胡壯又諫之壽又不納壯謂百行之本莫大忠孝旣假壽殺期私仇以雪又欲使其歸朝以明臣節壽旣不從壯遂稱孽又云手不制物終身不復至成

都惟研考經典譚思文章至李勢時卒初壯每嘆中夏多經學而巴蜀鄙陋兼遭李氏之難無復學徒著邁德論

辛謚字叔重父怡幽州刺史世稱冠族謚少有志尚博學善屬文工草隸書爲時楷法性恬靜不妄交游召拜太子舍人諸王文學累徵不起永嘉末以謚兼散騎常侍慰撫關中謚以洛陽將敗故應之及長安陷没于劉聰聰拜太中大夫固辭不受又歷石勒季龍之世並不應辟命雖處喪亂之中頽然高邁視榮利葭如也及冉閔僭號復備禮徵爲太常謚遺閔書



曰昔許由辭堯以天下讓之全其清高之節伯夷去國子推迹賞皆顯史牒傳之無窮此往而不反者也然賢人君子雖居廟堂之上無異于山林之中斯窮理盡性之妙豈有識之者邪是故不嬰于禍難者非爲避之但冥心至趣而與吉會耳謚聞物極則變冬夏是也致高則危累綦是也君王功以成矣而又處之非所以顧萬全遠危亡之禍也宜因茲大捷歸身本朝必有許由伯夷之庶享松喬之壽未爲世輔豈不美哉因不食而卒

石勒謂張賓曰鄴魏之舊都吾將營建旣風俗殷雜須賢望以綏之誰可任也賓曰晉故東萊太守南陽趙彭忠亮篤敏佐時良幹將軍若任之必能允副神規勒于是徵彭署爲魏郡太守彭至入泣而辭曰臣往策名晉室食其祿矣犬馬戀主切不敢忘誠知晉之宗廟鞠爲茂草亦猶洪川東逝往而不還明公應符受命可謂攀龍之會但受人之榮復事二姓臣志所不爲恐亦明公之所不許若賜臣餘年全臣一介之願者明公大造之惠也勒默然張賓進曰自將軍神旗所經衣冠之士靡不變節未有能以大義進退者至如此賢以將軍爲高祖自擬爲四公所謂君臣



相知此亦足成將軍不世之高何必吏之勤大悅曰  
右侯之言得孤心矣于是賜安車駟馬養以卿祿辟  
其子明爲參軍

唐李德裕近代節士論 客又謂余曰近世將相既  
已聞之矣敢聞士君子身在下位而義激衰世者有  
其人乎余曰焉得無之丁生魏生是也昔蓋寬饒多  
仇少與在位及貴戚人與爲怨唯諫議大夫鄭昌愍  
傷寬饒忠直憂國爲文吏所詆挫上書曰山有猛獸  
藜藿爲之不採國有忠臣奸邪爲之不起寬饒上無  
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職在司察直道而行鄭昌

可謂好是正直矣梅福南昌一尉耳與王章無薦引  
之私無游宴之好當王鳳之世權歸外戚上書曰鳶  
鵠遭害則仁鳥增逝愚者蒙戮則智士遠退折直士  
之節結諫臣之舌群臣皆知其非然不敢獨爭天下  
以言爲戒最國家之大患也梅福可謂不畏強禦矣  
余頃歲待罪廟堂六年竊位而言責之官執憲之臣  
屢薦丁生稱其有清直之操亦有毀之者曰體羸多  
病必不能舉職余惑是說未及升之於朝而一旦觸  
群邪犯衆怒爲一孤臣獨夫正言無避亦鄭昌梅福  
之比也昔貫高竟能以不死白王而高祖賢其然諾



戴就不忍以臣謗其君而薛安感其壯節周燕寧恨于不食陸續豈辭于禁錮世歷千祀有此幾人魏生爲酷吏所逼終不詘服辭義雅正有古人之風亦貫高戴就之儔也嗚呼田叔孟舒皆位顯於朝而魏生以輿疾遠竄溘盡道途疑其幽魂必上訴于天矣或曰自古名節之士鮮受厚福豈天意于善人薄耶余曰非也夫名節者非危亂不顯非險難不彰免鈇鑕全性命者尚十無一二况福祿乎若使不受困辱不嬰楚毒父母妻子怡然安樂則天下之人盡爲之矣何貴于名節者哉

豪俠 四則

漢司馬遷游俠傳序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

武犯禁二者皆譏而學士多稱於世云至如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世主功名俱著於春秋固無可言者及若季次原憲閭巷人也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故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褐衣蔬食不厭死而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阨困旣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且



緩急人之所時有也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於井廩伊尹負於鼎俎傳說匿於傅險呂尚困於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飯牛仲尼畏匡菜色陳蔡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也猶然遭此菑况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勝道哉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已嚮其利者爲有德故伯夷醜周餓歿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貶王跖躋暴戾其徒誦義無窮由此觀之竊鉤者誅竊國者戾戾之門仁義存非虛言也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義孤於世豈若卑論儕俗與世沉浮而取榮名哉而布衣之徒設取予然諾千里誦義

爲死不顧世此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故士窮窘而待委命此豈非人之所謂賢豪閭者邪誠使鄉曲之俠與季次原憲比權量力効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要以功見言信俠客之義又曷可少哉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近世延陵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於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賢者矣此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激也至如閭巷之俠修行砥名聲施於天下莫不稱賢是爲難耳然儒墨皆排擯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以余所聞漢興有朱



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之徒雖時扞當世之文罔然其私義廉潔退讓有足稱者名不虛立士不虛附至如朋黨宗彊比周設財役貧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俠亦醜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與暴豪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

袁盎爲楚相嘗上書有所言不用病免家居與閭里浮沉相隨行鬪雞走狗雒陽劇孟嘗過盎盎善待之安陵富人有所謂盎曰吾聞劇孟博徒將軍何自通之盎曰劇孟雖博徒然母死客送葬車千餘乘此亦有過人者且緩急人所有一旦有急叩門不以親爲解

不以存亡爲辭天下所望者唯季心劇孟耳今公嘗從數騎一旦有緩急寧足恃乎罵富人弗與通諸公聞之皆多袁盎

荀悅遊俠論 世有三遊德之賊也立氣勢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強於世者謂之遊俠飭辯辭設詐謀馳逐於天下以要時執者謂之遊說色取仁以合時好連黨類立虛譽以爲權利者謂之遊行此三者傷道害德敗法惑世亂之所由生也國有四民各脩其業不由四民之業者謂之姦民姦民不生王道乃成凡此三遊生於季世制度不立綱紀弛廢以毀譽爲榮



辱以喜怒爲賞罰是以犇走馳騁越職僭度飭華廢實競趨時利簡父兄之尊而崇賓客之禮薄骨肉之恩而篤朋友之愛忘脩身之道而求衆人之譽割衣食之業以供饗宴之好苞苴盈於門庭聘問交於道路書記繁於公文私務衆於官事於是流俗成而正道壞矣是以聖王在上經國序民正其制度善惡要於功罪而不淫於毀譽聽其言而責其事舉其名而指其實故虛僞之行不得設誣罔之辭不得行有罪惡者無僥倖無罪過者不憂懼請謁無所行貨賂無所用養之以仁惠文之以禮樂則風俗定而大化成矣

宋蘇軾戰國任俠論 春秋之末至於戰國諸侯卿相皆爭養士自謀夫說客談天雕龍堅白同異之流下至擊劍扛鼎鷄鳴狗盜之徒莫不賓禮靡衣玉食以館於上者何可勝數越王勾踐有君子六千人魏無忌齊田文趙勝黃歇呂不韋皆有客三千人而田文招至任俠姦人六萬家於薛齊稷下談者亦千人魏文侯燕昭王太子丹皆致客無數下至秦漢之間張耳陳餘號多士賓客廝養皆天下豪俊而田橫亦有士五百人其畧見於傳記者如此度其餘當倍官



吏而半農夫也此皆姦民蠹國者民何以支而國何以堪乎蘇子曰此先王之所不能免也國之有姦也猶鳥獸之有鷙猛昆蟲之有毒螫也區畫條理使各安其處則有之矣鋤而盡去之則無是道也吾考之世變知六國之所以久存而秦之所以速亡者蓋出於此不可以不察也夫智勇辯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傑者也類不能惡衣食以養人皆役人以自養者也故先王分天下之富貴於此四者共之此四者不失職則民靜矣四者雖異先王因俗設法使出於一三代以上出於學戰國至秦出於客漢以後出於郡

縣吏魏晉以來出於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於科舉雖不盡然取其多者論之六國之君虐用其民不減秦皇二世然當是時百姓無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傑者多以客養之不失職也其力耕以奉上皆椎魯無能爲者雖欲怨叛而莫爲之先此其所以少安而不卽亡也始皇初欲逐客用李斯之言而止旣并天下則以客爲無用於是任法而不任人謂民可以恃法而治謂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已故墮名城殺豪傑民之秀異者散而歸田畝向之食於四公子呂不韋之徒者皆安歸哉不爾其能稿項黃馘以老死



於布褐乎抑將輒耕大息以俟時也秦之亂雖不過二世然使始皇知畏此四人者有以處之使不失職秦之亡不至若是速也縱百萬虎狼於山林而饑渴之不知其將噬人世以始皇爲智吾不信也楚漢之禍生民盡矣豪傑宜無幾而代相陳豨從軍千乘蕭曹爲政莫之禁也至文景武之世法令至密然吳濞淮南梁王魏其武安之流皆爭致賓客世主不問也豈懲秦之禍以爲爵祿不能盡廢天下士故少寬之使得或出於此也耶若夫先王之政則不然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嗚呼此豈秦舉

所及也哉



刺客 五則

聶政者軹深井里人也殺人避仇與母姊如齊以屠  
爲事久之濮陽嚴仲子事韓哀侯與韓相俠累有郤  
嚴仲子恐誅亡去游求人可以報俠累者至齊齊人  
或言聶政勇敢士也避仇隱於屠者之間嚴仲子至  
門請數反然後具酒自觴聶政母前酒酣嚴仲子奉  
黃金百鎰前爲聶政母壽聶政驚恠其厚固謝嚴仲  
子嚴仲子固進而聶政謝曰臣幸有老母家貧客游  
以爲狗屠可以旦夕得甘毳以養親親供養備不敢  
當仲子之賜嚴仲子辟人因爲聶政言曰臣有仇而



行游諸侯衆矣然至齊竊聞足下義甚高故進百金者將用爲夫人麤糲之費得以交足下之驩豈敢以有求望邪聶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徒幸以養老母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嚴仲子固讓聶政竟不敢受也然嚴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久之聶政母死旣已塋除服聶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至淺鮮矣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嚴仲子奉百金爲親壽我雖不受然是者徒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得嘿然而已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爲知己者用乃遂西至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不幸而母以天年終仲子所欲報仇者爲誰請得從事焉嚴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韓相俠累俠累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多居處兵衛甚設臣欲使人刺之衆終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其車騎壯士可爲足下輔翼者聶政曰韓之與衛相去中間不甚遠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則語泄語泄是韓

經齊類編卷八十六



舉國而與仲子爲讎豈不殆哉遂謝車騎人徒聶政  
乃辭獨行杖劍至韓韓相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  
衛侍者甚衆聶政直入上階刺殺俠累左右大亂聶  
政大呼所擊殺者數十人因自皮面決眼自屠出腸  
遂以死韓取聶政屍暴於市購問莫知誰子於是韓  
購縣之有能言殺韓相俠累者予千金久之莫知也  
政姊榮聞人有刺殺韓相者賊不得國不知其名姓  
暴其尸而縣之千金乃於邑曰其是吾弟與嗟乎嚴  
仲子知吾弟立起如韓之市而死者果政也伏尸哭  
極哀曰是軹深井里所謂聶政者也市行者諸衆人

皆曰此人暴虐吾國相王縣購其名姓千金夫人不  
聞與何敢來識之也榮應之曰聞之然政所以蒙汚  
辱自棄於市販之間者爲老母幸無恙妾未嫁也親  
旣以天年下世妾已嫁夫嚴仲子乃察舉吾弟困汚  
之中而交之澤厚矣可奈何士固爲知己者死今乃  
以妾尚在之故重自刑以絕從妾其奈何畏歿身之  
誅終滅賢弟之名大驚韓市人乃大呼天者三卒於  
邑悲哀而死政之旁晉楚齊衛聞之皆曰非獨政能  
也及其姊亦烈女也鄉使政誠知其姊無濡忍之志  
不重暴骸之難必絕險千里以列其名姊弟俱僂於



系源類系卷八十一  
韓市者亦未必敢以身許嚴仲子也嚴仲子亦可謂知人能得士矣

荆軻者衛人也其先乃齊人徙於衛衛人謂之慶卿而之燕燕人謂之荆卿荆卿好讀書擊劍以術說衛元君衛元君不用其後秦伐魏置東郡徙衛元君之支屬於野王荆軻嘗游過榆次與蓋聶論劍蓋聶怒而目之荆軻出人或言復召荆卿蓋聶曰曩者吾與論劍有不稱者吾目之試往是宜去不敢留使使往之主人荆軻則已駕而去榆次矣使者還報蓋聶曰固去也吾曩者目攝之荆軻游於邯鄲魯句踐與荆

軻博爭道魯句踐怒而叱之荆軻嘿而逃去遂不復會荆軻既至燕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荆軻嗜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荆軻雖游於酒人中然其爲人沈深好書其所游諸侯盡與其賢豪長者相結其之燕燕之處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居頃之會燕太子丹質秦亡歸燕燕太子丹者故嘗質於趙而秦王政生於趙其少時與丹驢及政立爲秦王而丹質於秦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亡歸歸而



求爲報秦王者國小力不能其後秦日出兵山東以  
伐齊楚三晉稍蠶食諸侯且至於燕燕君臣皆恐禍  
之至太子丹患之問其傅鞠武武對曰秦地徧天下  
威脅韓魏趙氏北有甘泉谷口之固南有涇渭之沃  
擅巴漢之饒右隴蜀之山左關穀之險民衆而士厲  
兵革有餘意有所出則長城之南易水以北未有所  
定也奈何以見陵之怨欲批其逆鱗哉丹曰然則何  
由對曰請入晉之居有間秦將樊於期得罪於秦王  
亡之燕太子受而舍之鞠武諫曰不可夫以秦王之  
暴而積怒於燕足爲寒心又况聞樊將軍之所在乎

是謂委肉當餓虎之蹊也禍必不振矣雖有管晏不  
能爲之謀也願太子疾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  
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購於單于其後乃可圖也太  
子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恐不能須臾且非  
獨於此也夫樊將軍窮困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  
以迫於彊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固丹命  
卒之時也願太傅更慮之鞠武曰夫行危欲求安造  
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連結一人之後交不顧國家  
之大害此謂資怨而助禍矣夫以鴻毛燎於爐炭之  
上必無事矣且以鷓鷯之秦行怨暴之怒豈足道哉



燕有田光先生其爲人智深而勇沈可與謀太子曰願因太傅而得交於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先生道太子願圖國事於先生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逢迎却行爲導跪而蔽席田光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騏驎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老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臣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圖國事所善荆卿可使也太子曰願因先生得結交於荆卿可乎田光曰敬諾卽起趨出太子送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之

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僂行見荆卿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也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荆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吾聞之長者爲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告光曰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是太子疑光也夫爲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也欲自殺以激荆卿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因遂自刎而死荆軻遂見太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涕有頃而



後言曰丹所以誠田先生毋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也今田先生以死明不言豈丹之心哉荆軻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之不肖使得至前敢有所道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厭今秦已虜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將數十萬之衆距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爲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闕以

重利秦王貪其勢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彼秦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得合從其破秦必矣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委命唯荆卿留意焉久之荆軻曰此國之大事也臣駑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毋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荆卿爲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門下供太牢具異物間進車騎美女恣荆軻所欲以順適其意久之荆軻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盡收入其地進兵北畧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懼乃請



荆軻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荆軻曰微太子言臣願謁之今行而毋信則秦未可親也夫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奉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曰樊將軍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已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荆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爲戮沒今聞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於期仰天太息流涕曰於期每念之常痛於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荆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

國之忠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於期乃前曰爲之奈何荆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搃其匈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陵之愧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搯腕而進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乃今得聞教遂自剄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哀旣已不可奈何乃遂盛樊於期首函封之於是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匕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藥焯之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乃裝爲遣荆卿燕國有勇士秦舞陽年十三殺人人不敢忤視乃令秦舞陽爲



副荆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爲治行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改悔乃復請曰日已盡矣荆卿豈有意哉丹請得先遣秦舞陽荆軻怒叱太子曰何太子之遣往而不反者豎子也且提一匕首入不測之疆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旣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爲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爲羽聲愴慨士皆瞋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荆軻就車而去終已不顧遂至

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爲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不敢舉兵以逆軍吏願舉國爲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之頭及獻燕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於庭使使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宮荆軻奉樊於期頭函而秦舞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陛秦舞陽色變振恐群臣恠之荆軻顧笑舞陽前謝曰北蕃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懼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秦王



謂軻曰取舞陽所持地圖軻既取圖奏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搃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拔劍劍長操其室時惶急劍堅故不可立拔荆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群臣皆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非有詔召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荆軻乃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荆軻也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爲左右乃曰王負劍負劍遂拔以擊荆

軻斷其左股荆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擲秦王不中中桐柱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倨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於是左右既前殺軻秦王不怡者良久已而論功賞群臣及當坐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黃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荆軻也於是秦王大怒益發兵詣趙詔王翦軍以伐燕十月而拔薊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盡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王急代王嘉乃遺燕王喜書曰秦所以尤追燕急者以太子丹故也今王誠殺丹獻之秦



王秦王必解而社稷幸得血食其後李信追丹丹匿  
衍水中燕王乃使使斬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  
攻之後五年秦卒滅燕虜燕王喜其明年秦并天下  
立號爲皇帝於是秦逐太子丹荆軻之客皆亡高漸  
離變名姓爲人庸保匿作於宋子久之作苦聞其家  
堂上客擊筑傍徨不能去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  
從者以告其主曰彼傭乃知音竊言是非家丈人召  
使前擊筑一坐稱善賜酒而高漸離念久隱畏約無  
窮時乃退出其裝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舉  
坐客皆驚下與抗禮以爲上客使擊筑而歌客無不

流涕而去者宋子傳客之聞於秦始皇秦始皇召見  
人有識者乃曰高漸離也秦皇帝借其善擊筑重赦  
之乃矐其目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高漸離  
乃以鉛置筑中復進得近舉筑朴秦皇帝不中於是  
遂誅高漸離終身不復近諸侯之人魯勾踐已聞荆  
軻之刺秦王私曰嗟乎惜哉其不講於刺劍之術也  
甚矣吾不知人也曩者吾叱之彼乃以我爲非人也  
太史公曰世言荆軻其稱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馬  
生角也太過又言荆軻傷秦王皆非也始公孫季功  
董生與夏無且游具知其事爲余道之如是自曹沫



至荆軻五人此其義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較然不欺其志名垂後世豈妄也哉

張耳薨謚爲景王子敖嗣立爲趙王漢高祖長女魯元公主爲趙王敖后高祖從平城過趙趙王朝夕袒韞蔽自上食禮甚卑有子壻禮高祖箕倨言甚慢易之趙相貫高趙午等年六十餘故張耳客也生平爲氣乃怒曰吾王孱王也說王曰夫天下豪桀並起能者先立今王事高祖甚恭而高祖無禮請爲王殺之張敖齧其指出血曰君何言之誤且先人亡國賴高祖得復國德流子孫秋毫皆高祖力也願君無復出

口貫高趙午等十餘人皆相謂曰乃吾等非也吾王長者不倍德且吾等義不辱今怨高祖辱我王故欲殺之何乃洿王爲乎令事成歸王事敗獨身坐耳上從東垣還過趙貫高等乃壁人柏人要之置上過欲宿心動問曰縣名爲何曰柏人柏人者迫於人也不宿而去貫高怨家知其謀乃上變告之於是上皆并逮捕趙王貫高等十餘人皆爭自剄貫高獨怒罵曰誰令公爲之今王實無謀而并捕王公等皆死誰白王不反者乃韞車膠致與王詣長安治張敖之罪上乃詔趙群臣賓客有敢從王皆族貫高與客孟舒等



十餘人皆自髡鉗爲王家奴從來貫高至對獄曰獨  
吾屬爲之王實不知吏治榜笞數千刺剝身無可擊  
者終不復言呂后數言張王以魯元公主故不宜有  
此上怒曰使張敖據天下豈少而女乎不聽廷尉以  
貫高事辭聞上曰壯士誰知者以私問之中大夫泄  
公曰臣之邑子素知之此固趙國立名義不侵爲然  
諾者也上使泄公持節問之復與前仰視曰泄公邪  
泄公勞苦如生平驪與語問張王果有計謀不高曰  
人情寧不各愛其父母妻子乎今吾三族皆以論死  
豈以王易吾親哉顧爲王實不反獨吾等爲之具道

本指所以爲者王不知狀於是泄公入具以報上乃  
赦趙王上賢貫高爲人能立然諾使泄公具告之曰  
張王已出因赦貫高貫高喜曰吾王審出乎泄公曰  
然泄公曰上多足下故赦足下貫高曰所以不死一  
身無餘者白張王不反也今王已出吾責已塞死不  
恨矣且人臣有篡殺之名何面目復事上哉縱上不  
殺我我不愧於心乎乃仰絕脛遂死當此之時名聞  
天下

北魏以王慧龍爲滎陽太守慧龍在郡十年農戰並  
脩人者聲績歸附者萬餘家宋文帝縱反間於魏世



祖聞之賜慧龍書曰劉義隆畏將軍如虎欲相中  
 害朕自知之風塵之言想不足介意文帝復遣刺客  
 呂玄伯刺之曰得慧龍首封二百戶男賞絹千匹玄  
 伯詐為降人求屏人有所論慧龍疑之使人探其懷  
 得尺刀玄伯叩頭請死慧龍曰各為其主耳釋之左  
 右諫曰宋人為謀未已不殺玄伯無以制將來慧龍  
 曰死生有命彼亦安能害我我以仁義為扞蔽又何  
 憂乎遂捨之

唐憲宗悉以兵事委武元衡李師道客曰天子所以  
 銳意誅蔡者元衡贊之也請密往刺之元衡死則他

相不敢主其謀爭勸天子罷兵矣師道資給遣之王  
 承宗亦遣牙將尹少卿奏事且詣中書為吳元濟遊  
 說辭指不遜元衡叱出之承宗又上書詆元衡至是  
 元衡入朝有賊自暗中射殺之取其顱骨而去又擊  
 裴度傷首墜溝中京城大駭於是詔宰相出入加金  
 吾騎士張弦露刃以衛之賊遺紙於金吾府縣曰母  
 急捕我我先殺汝故捕賊者不敢甚急兵部侍郎許  
 孟容見上言自古未有宰相橫屍路隅而盜不獲者  
 此朝廷之辱也因涕泣又詣中書揮涕言請奏起裴  
 中丞為相大索賊黨於是詔中外搜捕購賞甚厚王



經濟類編卷八十一  
士則告承宗遣卒張晏所為捕得鞠之并出承宗表  
議其罪晏等具服張弘靖以為疑屢言之上不聽竟  
誅之而師道客潛遁去

經濟類編卷八十六終

經濟類編卷八十七

明北海馮琦纂

弟馮瑗

楚黃門人周家棟校

淮南門人吳光義

人品類四

隱逸三十八則

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嘗為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  
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闕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  
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



篋以詆訛孔子之徒以明孔子之術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剽剝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恍洋自恣以適已故自王公大人不能罷之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爲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爲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污我我寧遊戲污瀆之中自快無爲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范曄逸民傳 易稱遯之時義大矣哉又曰不事王

侯高尚其事是以堯稱則天而不屈穎陽之高武盡美矣終全孤竹之潔自茲以降風流彌繁長往之軌未殊而感致之數匪一或隱居以求其志或曲避以全其道或靜已以鎮其躁或去危以圖其安或垢俗以動其槩或疵物以激其清然觀其甘心試畝之中憔悴江海之上豈必親魚鳥樂林草哉亦云性分所至而已故蒙耻之賓屢黜不去其國蹈海之節千乘莫移其情適使矯易去就則不能相爲矣彼雖硜硜有類沽名者然而蟬蛻囂埃之中自致寰區之外異夫飾智巧以逐浮利者乎荀卿有言曰志意修則驕



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也漢室中微王莽篡位士之  
蘊藉義憤甚矣是時裂冠毀冕相攜持而去之者蓋  
不可勝數楊雄曰鴻飛冥冥弋者何慕焉言其遠患  
之遠也光武側席幽人求之若不及旌帛蒲車之所  
徵賁相望於巖中矣若薛方逢萌聘而不肯至嚴光  
周黨王霸至而不能屈羣方咸遂志士懷仁斯固所  
謂舉逸民則天下歸心者乎肅宗亦禮鄭均而徵高  
鳳以成其節自後帝德稍衰邪孽當朝處子耿介羞  
與卿相等列至抗憤而不顧多失其中行焉蓋錄其  
絕塵不反同夫作者列之此篇

漢向長字子平隱居不仕性尚中和好通老易貧無  
資食好事者更饋焉受之取足而反其餘王莽大司  
空王邑辟之連年乃至欲薦之于莽固辭乃止潛隱  
于家讀易至損益卦喟然歎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  
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耳建武中男女娶嫁既畢  
勅斷家事勿相關當如我死也於是遂肆意與同好  
北海禽慶俱遊五嶽名山竟不知所終

逢萌字子慶家貧給事縣爲亭長時尉行過亭萌候  
迎拜謁旣而擲楯嘆曰大丈夫安能爲人役哉遂去  
之長安學通春秋經時王莽殺其子宇萌謂友人曰



三綱絕矣不去禍將及人卽解冠掛東都城門歸將家屬浮海客于遼東萌素明陰陽知莽將敗有頃乃首戴瓦盎哭于市曰新乎新乎因遂潛藏及光武卽位乃之瑯邪勞山養志修道人皆化其德北海太守素聞其高遣使奉謁致禮萌不荅太守懷憤而使捕之吏叩頭曰子慶大賢天下共聞所在之處人敬如父往必不獲祇自毀辱太守怒收之繫獄更發他吏行至勞山人果相率以兵弩捍禦吏被傷流血奔而還後詔書徵萌託以老耄迷路東西語使者云朝廷所以徵我者以其有益于政尚不知方面所在安能

濟時乎卽便駕歸連徵不起以壽終初萌與同郡徐房平原李子雲王君公相友善並曉陰陽懷德穢行房與雲養徒各千人君公遭亂獨不去僧牛自隱時人謂之論曰避世墻東王君公

嚴光字子陵少有高名與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卽位光乃變名姓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乃令以物色訪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乃備安車玄纁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舍于北軍給牀褥太官朝夕進膳司徒侯霸與光素舊遣使奉書使人因謂光曰公聞先生至區區欲卽詣造迫于典司



是以不獲願因日暮自屈語言光不荅乃投札與之  
口授曰君房足下位至鼎足甚善懷仁輔義天下悅  
阿諛順旨要領絕霸得書封奏之帝笑曰狂奴故態  
也車駕即日幸其館光卧不起帝即其卧所撫光腹  
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爲理耶光又眠不應良久乃  
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  
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耶于是升輿嘆息  
而去復引光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帝從容問光曰  
朕何如昔時對曰陛下差增于往因共偃卧光以足  
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座甚急帝笑曰朕  
故人嚴子陵共卧耳除爲諫議大夫不屈乃耕于富  
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爲嚴陵瀨焉建武十七年復特  
徵不至年八十終于家帝傷惜之詔下郡縣賜錢百  
萬穀千斛

梁鴻字伯鸞父讓王莽時爲城門校尉封修遠伯使  
奉少昊後寓于北地而卒鴻時尚幼以遭亂世因卷  
席而葬後受業太學家貧而尚節介博覽無不通而  
不爲章句學畢乃牧羊如上林苑中曾誤遺火延及  
他舍鴻乃尋訪燒者問所去失悉以豕償之其主猶  
以爲少鴻曰無他財願以身居作主人許之因爲執



勤不懈朝夕鄰家耆老見鴻非恒人乃共責讓主人而稱鴻長者於是始敬異焉悉還其豕鴻不受而去歸鄉里執家慕其高節多欲女之鴻並絕不娶同縣孟氏有女狀肥醜而黑力舉石曰擇對不嫁至年三十父母問其故女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女求作布衣麻屨織作筐緝績之具及嫁始以裝飾入門七日而鴻不荅妻乃跪牀下請曰竊聞夫子高義簡斥數婦妾亦偃蹇數夫矣今而見擇敢不請罪鴻曰吾欲裘褐之人可與俱隱深山者爾今乃衣綺縞傅粉墨豈鴻所願哉妻曰以觀夫子之志耳妾

自有隱居之服乃更爲椎髻著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曰此真梁鴻妻也能奉我矣字之曰德曜孟光居有頃妻曰常聞夫子欲隱居避患今何爲默默無乃欲低頭就之乎鴻曰諾乃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織爲業詠詩書彈琴以自娛仰慕前世高士而爲四皓以來二十四人作頌因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曰陟彼北芒兮噫顧覽帝京兮噫宮室崔嵬兮噫人之劬勞兮噫遼遼未央兮噫肅宗聞而非之求鴻不得乃易姓運期名耀字侯光與妻子居齊魯之間有頃又去適吳依大家皋伯通居廡下爲人賃舂每歸妻



爲具食不敢于鴻前仰視舉案齊眉伯通察而異之  
曰彼傭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乃方舍之于  
家鴻潛閉著書十餘篇疾且困告主人曰昔延陵季  
子葬子于嬴博之間不歸鄉里慎勿令我子持喪歸  
去及卒伯通等爲求葬地于吳要離冢傍咸曰要離  
烈士而伯鸞清高可令相近葬畢妻子歸扶風初鴻  
友人京兆高恢少好老子隱于華陰山中及鴻東遊  
思恢作詩曰鳥嚶嚶兮友之期念高子兮僕懷思想  
念恢兮爰集茲二人遂不復相見恢亦高抗終身不  
仕

野王二老者不知何許人也初光武貳於更始會關  
中擾亂遣前將軍鄧禹西征送之于道旣反因于野  
王獵路見二老者卽禽光武問曰禽何向並舉手西  
指此中多虎臣每卽禽虎亦卽臣大王勿往也光武  
曰苟有其備虎亦何患父曰何大王之謬邪昔湯卽  
桀于鳴條而大城于亳武王亦卽紂于牧野而大城  
于郊鄩彼二王者其備非不深也是以卽人者人亦  
卽之雖有其備庸可忽乎光武悟其旨顧左右曰此  
隱者也將用之辭而去莫知所在

矯慎字仲彥少學黃老隱遯山谷因穴爲室仰慕松



喬導引之術與馬融蘇章鄉里並時融以才博顯名章以廉直爲稱然皆推先于慎汝南吳蒼甚重之因遺書以觀其志曰仲彥足下勤處隱約雖乘雲行泥棲宿不同每有西風未嘗不嘆蓋聞黃老之言乘虛入冥藏身遠遜亦有理國養人施于爲政至如登山絕跡神不著其證人不覩其驗吾欲先生從其可者於意何如昔伊尹不懷道以待堯舜之君方今明明四海開闢巢許無爲箕山夷齊悔入首陽足下審能騎龍弄鳳翔嬉雲間者亦非狐兔燕雀所敢謀也慎不荅年七十餘竟不肯娶後忽歸家自言死日及期

果卒後人有見慎于敦煌者故前世異之或云神仙馬慎同郡馬瑤隱于沂山以兔且爲事所居俗化百姓美之號馬牧先生焉

臺佟字孝威隱于武安山鑿穴爲居采藥自業建初中州辟不就刺史行部乃使從事致謁佟載病往謝刺史乃執贄見佟曰孝威居身如是甚苦如何佟曰佟幸得保終性命存神養和如明使君奉宣詔書夕惕庶事反不苦邪遂去隱逸終不見

樊英字季齊少受業三輔習京氏易兼明五經又善風角筭河洛七緯推步災異隱于壺山之陽受業者



四方而至州郡前後禮請不應公卿舉賢良方正有道皆不行嘗有暴風從西方起英謂學者曰成都市火甚盛因含水西向漱之乃令記其日時客有從蜀來云是日大火有黑雲卒從東起須臾大雨火遂得滅于是天下稱其執術安帝初徵爲博士至建光元年復詔公車賜策書徵英及同郡孔喬李昺北海郎宗陳留楊倫東平王輔六人唯郎宗楊倫到洛陽英等四人並不至末建二年順帝策書備禮玄纁徵之復固辭疾篤乃詔切責郡縣駕載上道英不得已到京稱病不肯起乃強輿入殿猶不以禮屈帝怒謂英

曰朕能生君能殺君能貴君能賤君能富君能貧君君何以慢朕命英曰臣受命于天生盡其命天也死不得其命亦天也陛下焉能生臣焉能殺臣臣見暴君如見仇讎立其朝猶不肯可得而貴乎雖在布衣之列環堵之中晏然自得不易萬乘之尊又可得而賤乎陛下焉能貴臣焉能賤臣臣非禮之祿雖萬鍾不受若申其志雖簞食不厭也陛下焉能富臣焉能貧臣帝不能屈而敬其名使出就太醫養疾日致羊酒至四年天子乃爲英設壇席令公李令導尚書奉引賜几杖待以師傅之禮延問得失矣不敢辭拜五



官中郎將數月英稱疾篤詔以爲光祿大夫賜告歸  
令在所送穀千斛常以八月致牛一頭酒三斛如有  
不幸祠以中牢英辭位不受有詔譬旨勿聽 范曄  
論曰漢世之所謂名士者其風流可知矣雖弛張趣  
舍時有未純于刻情修容依倚道藝以就其聲價非  
所能通物方弘時務也及徵樊英楊厚朝廷若待神  
明至竟無他異英名最高毀最甚李固朱穆等以爲  
處士純盜虛名無益于用故其所以然也然而後進  
希之以成名世主禮之以得衆原其無用亦所以爲  
用則其有用或歸于無用矣何以言之夫煥乎文章

時或乖用本乎禮樂適末或踈及其陶摺紳藻心性  
使由之而不知者豈非道邈用表乖之數跡乎而或  
者忽不踐之地賒無用之功至乃誚課遠術賤斥國  
華以爲力詐可以救淪敝文律足以致寧平智盡于  
猜察道足于法令雖濟萬世其將與夷狄同也孟軻  
有言曰以夏變夷不聞變夷于夏况有未濟者乎

法真字高卿南郡太守雄之子也好學而無常家博  
通內外圖典爲關西大儒弟子自遠方至者陳留范  
冉等數百人性恬靜寡欲不交人間事太守請見之  
真乃幅巾詣謁太守曰昔魯公雖爲不肖而仲尼稱



臣太守虛薄欲以功曹相屈光贊本朝何如真曰以明府見待有禮故敢自同賓末若欲吏之真將在北山之北南山之南矣太守懼然不敢復言辟公府舉賢良皆不就同郡田羽薦真曰處士法真體兼四業學窮典奧幽居恬泊樂以忘憂將蹈老氏之高蹤不爲玄纁屈也臣願聖朝就加衮職必能唱清廟之歌致來儀之鳳矣會順帝西巡羽又薦之帝虛心欲致前後四徵真曰吾旣不能遜形遠世豈飲洗耳之水哉遂深自隱絕終不降屈友人郭正稱之曰法真名可得而聞身難得而見逃名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追可謂百世之師者矣乃共刊石頌之號曰玄德先生以壽終

黃瓊字世英魏郡太守香之子也瓊初以父任爲太子舍人辭病不就遭父憂服闋五府俱辟連年不應永建中公卿多薦瓊者於是會稽賀純廣漢楊厚俱公車徵瓊至綸氏稱疾不進有司劾不敬詔下縣以禮慰遣遂不得已先是徵聘處士多不稱望李固素慕於瓊乃以書逆遺之曰聞已度伊洛近在萬歲亭豈卽事有漸將順王命乎蓋君子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故傳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間蓋聖賢居身之所



珍也誠遂欲枕山棲谷擬迹巢由斯則可矣若當輔  
政濟民今其時也自生民以來善政少而亂俗多必  
待堯舜之君此為士行其志終無時矣嘗聞語曰峴  
嶢者易缺皦皦者易汙陽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  
下其實難副近魯陽樊君被徵初至朝廷設壇席猶  
待神明雖無大異而言行所守亦無所缺而毀謗布  
流應時折減者豈非觀聽望深聲名大盛乎自頃徵  
聘之士胡元安薛孟嘗宋仲昭顧季鴻等其功業皆  
無所採是故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虛聲願先生弘此  
遠謨令眾人歎服一雪此言耳瓊至即拜議郎稍遷

尚書僕射

韓康字伯休家世著姓常采藥名山賣于長安市口  
不二價三十餘年時有女子從康買藥康守價不移  
女子怒曰公是韓伯休那乃不二價乎康嘆曰我本  
欲避名今小女子皆知有我焉何用藥為乃遁入霸  
陵山中博士公車連徵不至桓帝乃備玄纁之禮以  
安車聘之使者奉詔造康康不得已乃許諾辭安車  
自乘柴車冒晨先使者發至亭亭長以韓徵君當過  
方發人牛修道橋及見康柴車幅巾以為田叟也使  
奪其牛康即釋駕與之有頃使者至奪牛翁乃徵君



經濟類編卷八十七  
也使者欲奏殺亭長康曰此自老子與之亭長何罪  
乃止康因逃遁以壽終

漢濱老父者桓帝延熹中幸竟陵過雲夢臨沔水百  
姓莫不觀者有老父獨耕不輟尚書郎南陽張溫異  
之使問曰人皆來觀老父獨不輟何耶老父笑而不  
對溫下道百步自與言老父曰我野人耳不達斯語  
請問天下亂而立天子邪理而立天子耶立天子以  
父天下耶役天下以奉天子耶昔聖王宰世茅茨采  
椽而萬人以寧今子之君勞人自縱逸遊無忌吾爲  
子羞之子何忍欲人觀之乎溫大慙問其姓名不告

而去

陳留老父者桓帝世黨錮事起守外黃令陳留張升  
去官歸鄉里道逢友人共班草而言升曰吾聞趙殺  
鳴犢仲尼臨河而反覆巢竭淵龍鳳逝而不至今宦  
豎日亂陷害忠良賢人君子其去朝乎夫德之不建  
人之無援將性命之不免奈何因相抱而泣老父趨  
而過之植其杖太息言曰吁二丈夫何泣之悲也夫  
龍不隱鱗鳳不藏羽網羅高懸去將安所雖泣何及  
乎二人欲與之語不顧而去莫知所終

龐公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荊州



刺史劉表數延請不能屈乃就候之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龐公笑曰鴻鵠巢于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棲黿鼉穴于深淵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趨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棲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因釋耕于壟上而妻子耘于前表指而問曰先生苦居畝畝而不肯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乎龐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今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為無所遺也表嘆息而去後遂攜其妻子登鹿門山因采藥不反

仲長統樂志論 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

環市竹木周布場園築前果園樹後舟車足以代步涉之難使令足以息四體之役養親有兼珍之膳妻孥無苦身之勞良朋萃止則陳酒肴以娛之嘉時吉日則烹羊豚以奉之躡蹻畦菘遊戲平林濯清水追涼風釣遊鯉弋高鴻風於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安神閨房思老氏之玄虛呼吸精和求至人之彷彿與達者論道講書俯仰二儀錯綜人物彈南風之雅操發清商之妙曲逍遙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責永保性命之期如此則可以凌霄漢出宇宙之外矣豈羨夫入帝王之門哉



晉皇甫謐沉靜寡欲始有高尚之志以著述為務自號玄晏先生著禮樂聖真之論後得風痺疾猶手不輟卷或勸謐修名廣交謐以為非聖人孰能兼存幽處居田里之中亦可以樂堯舜之道何必崇接世利事官鞅掌然後為名乎作玄守論以荅之曰或謂謐曰富貴人之所欲貧賤人之所惡何故委形侍于窮而不變乎且道之所貴者理世也人之所美者及時也先生年邁齒變饑寒不贍轉死溝壑其誰知乎謐曰人之所至惜者命也道之所必全者形也性形所不可犯者疾病也若擾全道以損性命安得去貧賤

存所欲哉吾聞食人之祿者懷人之憂形強猶不堪况吾之弱疾乎且貧者士之常賤者道之實處常得實沒齒不憂孰與富貴擾神耗精者乎又生為人所不知死為人所不惜至矣喑聾之徒天下之有道者也夫一人死而天下號者以為損也一人生而四海笑者以為益也然則號笑非益死損生也是以至道不損至德不益何哉體足也如迴天下之念以追損生之禍運四海之心以廣非益之病豈道德之至乎夫唯無損則至堅矣夫唯無益則至厚矣堅故終不損厚故終不薄苟能體堅厚之實居不薄之真立乎



損益之外游乎形骸之表則我道全矣遂不仕耽翫  
典籍忘寢與食時人謂之書淫或有箴其過篤將損  
耗精神謚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况命之修短分定懸  
天平

鄧粲少以高潔著名與南陽劉麟之南郡劉尚公同  
志友善並不應州郡辟命荊州刺史桓冲卑辭厚禮  
請粲爲別駕粲嘉其好賢乃起應召麟之尚公謂之  
曰卿道廣學深衆所推懷忽然改節誠失所望粲笑  
答曰足下可謂有志于隱而未知隱夫隱之爲道朝  
亦可隱市亦可隱隱初在我不在于物尚公等無以

難之

任昉求爲劉瓛立館啓 昔在魏中爰及晉始書貴

虛玄人悅陶縱瑚璉廢泗上之容樽俎恣林下之適

春千秋羽委曠而弗陳西序東膠寂寥而誰仰所以

金雞忘曉玉羊失馭神器毀於獯戎寶曆遷於干越

豈不悲歎劉瓛澡身浴德修行明經賤珪璧於光陰

竟松筠於歲晚貧不隕獲其心窮不二三其操而困

無居止浮寓親遊垣棟傾鑽室衢墊側有朋自遠無

用栖憑皆負笈檐登櫺風沐露瓛之器學無謝前修

輒欲與之周旋開館招屈臣第西偏官有閒地北拒



晉山南望通邑雖曰入境實少浮喧廣輪裁盈數畝  
布以施立鬻塾薄藝桑麻粗創茨宇

桓冲請劉麟之爲長史麟之固辭不受冲嘗到其家  
麟之于樹條桑使者致命麟之曰使君旣在駕光臨  
宜先詣家君冲聞大愧于是乃造其父父命麟之然  
後方還拂短褐與冲言話父使麟之于內自持濁酒  
蔬菜供賓冲勅人代麟之斟酌父辭曰若使從者非  
野人之意也冲慨然至昏乃退

劉曜徵楊軻爲太常軻固辭不起曜亦敬而不逼遂  
隱于隴山曜後爲石勒所擒秦人東徙軻留長安及  
石季龍嗣僞位備玄纁束帛安車徵之軻以疾辭迫  
之乃發旣見季龍不拜與語不言命舍之于求昌乙  
第其有司以軻倨傲請從大不敬論季龍不從下書  
任軻所尚軻在求昌季龍每有饋餼輒口授弟子使  
爲表謝其文甚美覽者嘆有深致季龍欲觀其貞趣  
乃密令美文夜以動之軻蕭然不顧又使人將其弟  
子盡行遣魁壯羯士衣甲持刀臨之以兵并竊其所  
賜衣服而去軻視而不言了無懼色常以土床覆以  
布被僕寢其中下無茵褥潁川荀鋪好奇之士也造  
而談經軻瞑目不荅鋪發軻被露其形大笑之軻神



經濟類編卷八十七  
體頽然無驚恐之狀于是咸以爲焦先之徒未有能  
量其深淺也

宋纖少有遠操沉靜不與世交隱居于酒泉南山明  
究經緯弟子受業三千餘人不應州郡辟命惟與陰  
顓齊好友善張祚時太守楊宣畫其象于閣上出入  
視之作頌曰爲枕何石爲漱何流身不可見名不可  
求酒泉太守馬岌高尚之士也具威儀鳴鼓鏡造焉  
纖高樓重閣距而不見岌嘆曰名可聞而身不可見  
德可仰而形不可覩吾今而後知先生人中之龍也  
銘詩于石壁曰丹崖百丈青壁萬尋奇木蒼鬱蔚若

鄧林其人如玉維國之琛室邇人遠實勞我心纖註  
論語及爲詩頌數萬言年八十篤學不倦張祚後遣  
使者張興備禮徵爲太子友興逼喻甚切纖喟然嘆  
曰德非莊生才非干木何敢稽停明命遂隨興至姑  
臧祚遣其太子太和以執友禮造之纖稱疾不見贈  
遺一皆不受尋遷太子太傅頃之上䟽曰臣受生方  
外心慕太古生不喜存死不悲沒素有遺屬屬諸知  
識在山投山臨水投水處澤露形在人親士聲聞書  
䟽勿告我家今當命終乞如素願遂不食而卒時年  
八十二謚曰玄虛先生



郭瑀字元瑜少有超俗之操東遊張掖師事郭荷盡傳其業精通經義雅辯談論多才藝善屬文荷卒瑀以為父生之師成之君爵之而五服之制師不服重蓋聖人謙也遂服斬衰廬墓三年禮畢隱于臨松薤谷鑿石窟而居服栢實而輕身作春秋墨說孝經錯緯弟子著錄千餘人張天錫遣使者孟公明持節以蒲輪玄纁備禮徵之遺瑀書曰先生潛光九臯懷真獨遠心與至境冥符志與四時消息豈知蒼生倒懸四海待拯者乎孤忝承時運負荷大業思與賢明同贊帝道昔傳說龍翔殷朝尚父鷹揚周室孔聖車不

停軌墨子駕不俟旦皆以黔首之禍不可以不救君不獨立道由人弘故也况今九服分為狄場二都盡為戎宄天子僻陋江東名教淪于左袵創毒之甚開闢未聞先生懷濟世之才坐觀而不救其於仁智孤竊惑焉故遣使者虛左授綬鶴企先生乃眷下國公明至山瑀指翔鴻以示之曰此鳥也安可籠哉遂深逃絕迹公明拘其門人瑀嘆曰吾逃祿非避罪也豈得隱居行義害及門人乃出而就徵及至姑臧值天錫母卒瑀括髮入吊三踊而出還于南山晉書阮籍稽康等傳論夫學非常道則物靡不通



經濟類編卷八十一  
理有忘言則在情斯遣其進也撫俗同塵不居名利其退也餐和履順以保天真若乃一其本源體無爲之用分其華葉開寓言之道是以伯陽垂範鳴謙置式欲崇諸已先下于人猶大樂無聲而蹌鸞斯應者也莊生放達其旨而馳辯無窮棄彼榮華則俯輕爵位懷其道術則顧茂王公舐痔兼車鳴鳶吞腐以茲自口於焉翫物殊異虛舟有同攘臂嵇阮竹林之會劉畢芳樽之友馳騁莊門排登李室若夫儀布天憲百官從軌經禮之外棄而不存是以帝堯縱許由于埃壒之表光武舍子陵于潺湲之瀨松蘿低舉用以

優賢巖水澄華茲焉賜隱臣行厥志主有嘉名至于嵇康遺巨源之書阮氏創先生之傳軍諮散髮吏部盜樽豈以世疾名流茲焉自垢臨鍛竈而不迴登廣武而長嘆則嵇琴絕響阮氣徒存通其旁徑必彫風俗召以效官居然尸素軌躅之外或有可觀者焉咸能符契情靈各敦終始愴神交于晚笛或相思而動駕史臣是以拾其遺事附于篇云 贊曰老篇爰植孔教提衡各存其趣道貴無名相彼非禮遵乎達生秋水揚波春雲歛映旨酒厥德憑虛其性不翫斯風誰虧王政



隱逸傳序 若夫穹昊垂景少微以躔其次文繫探  
幽貞遯以成其象故有避于言色其道聞于孔公驕  
乎富貴厥義詳于子孫是以處柔伊存有生之恒性  
在盈斯害惟神之常道古先智士體其若茲介焉超  
俗浩然養素藏聲江海之上卷迹囂氛之表激流而  
激其清寢巢而韜其耀良畫以符其志絕機以虛其  
心玉輝冰潔川亭嶽峙修至樂之道固無疆之休長  
往邈而不追安排宵而無悶修身自保悔吝弗生詩  
人考槃之歌抑在茲矣至于體天作制之後訟息刑  
清之時尚乃及席幽貞以康神化徵聘之禮責于岩

穴玉帛之贄委于室衡故月令曰季春之月聘名士  
禮賢者斯之謂歟自典午運開旁求隱逸譙元彥之  
杜絕人事江思俊之嘯詠林藪峻其貞白之軌成其  
出塵之迹雖不應其嘉招亦足激其貪競今美其高  
尚之德綴集于篇 君子之行殊塗顯晦之謂也出  
則允釐庶政以道濟時處則振拔囂埃以卑自牧詳  
求厥義其來夙矣公和之居窟室裳唯編草誠叔夜  
而凝神鑒威輦之處叢祠衣無全帛對子荆而陳貞  
則並滅景而弗追柳禽尚平之流亞夏統遠邇稱其  
孝友宗黨高其諒直歌小海之曲則伍胥猶存固貞



石之心則公間猶愧時幸洛濱之觀信乎茲言宋纖  
幼懷遠操清規映拔楊宣頌其畫象馬岌嘆其人龍  
玄虛之號實斯爲美餘之數子或移病而去官或著  
論而矯俗或箕踞而對時人或弋釣而棲衡泌含和  
隱璞乘道匿輝不屈其志激清風于來葉者矣

簡文帝輔政以孟陋爲參軍陋稱疾不起桓温躬往  
造焉或謂温曰孟陋高行學爲儒宗宜引在府以和  
鼎味温嘆曰會稽王尚不能屈非敢擬議也陋聞之  
曰桓公正當以我不往故耳億兆之人無官者十居  
其九豈皆高士哉我疾病不堪共相王之命非敢爲

高也由是名稱益重

隋書隱逸傳

自肇有書契綿歷百王雖時有盛衰

未嘗無隱逸之士故易稱遯世無悶又曰不事王侯  
詩云皎皎白駒在此空谷禮云儒有上不臣天子下  
不事王侯語曰舉逸民天下之人歸心焉雖出處殊  
途語默異用各言其志皆君子之道也洪崖兆其始  
箕山扇其風七人作乎周年四皓光乎漢日魏晉以  
降其流逾廣其大者則輕天下細萬物其小者則安  
苦節甘賤貧或與世同塵隨波瀾以俱逝或違時矯  
俗望江湖而獨往狎玩魚鳥左右琴書拾遺粒而織



落毛飲石泉而蔭松栢放情宇宙之外自足懷抱之中然皆欣欣于獨善鮮汲汲于兼濟而受命哲王守文令主莫不束帛交馳蒲輪結轍奔走巖谷唯恐不逮何哉以其道雖未弘志不可奪縱無舟楫之功終有堅貞之操是以立懦夫之志息貪兢之風與夫苟得之徒不可同年共日所謂無用以爲用無爲而無不爲者也故敘其人列其行以備隱逸篇云

周千牛衛將軍安平王武攸緒少有志行恬澹寡欲求棄官隱於嵩山之陽太后疑其詐許之以觀其所爲攸緒遂優游巖壑冬居茅椒夏居石室太后所賜服器皆置不用買田使奴耕種與民無異

宋太祖以王昭素有學行召見便殿年已七十餘問以治世養身之術對曰治世莫若愛民養身莫若寡慾帝愛其言書于屏几

太宗召陳搏入見待之甚厚謂宰臣曰搏獨善其身不干勢利方外之士也遣中使送至中書宋琪等從容問曰先生得玄默修養之道可以教人乎搏曰搏山野之人於時無用亦不知神仙黃白之事吐納養生之理非有方術可傳假令白日上升亦何益于世今聖上龍顏秀異有天日之表博達古今深究治亂



真有道仁聖之主也正君臣協心同德與化致治之  
秋勤行修煉無出于此琪等以聞帝益重之賜號希  
夷先生還華山

种放沉默好學隱居終南以講習爲業從學者衆資  
以養母母亦能樂道薄滋味放不喜浮圖嘗裂佛經  
以製帷帳所著有蒙書及嗣禹說轉運使宋惟幹言  
其才行詔使召之其母恚曰嘗勸汝勿聚徒講學身  
既隱矣何用文爲果爲人知而不得安處我待棄汝  
深入窮山矣放乃稱疾不起其母盡取其筆硯焚之  
與放轉至窮僻人迹罕至太宗嘉其節命有司時加

存問 張齊賢言放孝行純至簡朴退靜可厲風俗

真宗下詔召之放乃詣京師對于宗政殿賜坐詢以  
民政邊事放對曰明王之治愛民而已惟徐而化之  
餘皆謙讓不對卽日授左司諫直昭文館放固讓不  
許賜予甚厚時召對焉明年請暫還山許之遷起居  
舍人放旣還後數朝京師東封西祀無不預祿賜旣  
豐頗飾輿服置田長安強市爭訟時議薄之王嗣宗  
守京兆因條上其不法事極其醜詆會赦而止杜鎬  
嘗因宴餞賦詩誦北山移文以譏之放不之愧  
魏野不求聞達居陝之東郊爲詩精苦真宗自汾陰



經濟類編卷八十一  
還次陝州遣陝令王希召之不起命工圖其所居觀之

尹焞師事程頤紹聖初嘗應舉發策有誅元祐諸臣議焞曰噫尚可以干祿乎哉不對而出告頤曰焞不復應進士舉矣頤曰子有母在焞歸告其母母曰吾知汝以善養不知汝以祿養頤聞之曰賢哉母也於是終身不就舉聚徒洛中非弔喪問疾不出士大夫宗仰之种師道薦焞德行欽宗召至京師不欲留賜號和靖處士遣還戶部尚書梅執禮部侍郎邵溥中丞呂好問中書舍人胡安國合奏焞言動可以師法

器識可以任大乞擢用之不報

郭雍之父忠孝師事程頤著易說號兼山先生雍傳其學通世務隱居峽州乾道中守臣薦于朝召不起孝宗念其賢每對輔臣稱道之命所在州郡歲時致禮存問至是賜號頤正先生令部使者遣官就問雍所欲言備錄來上時雍年八十三矣

蒙古牙刺瓦赤在燕惟事貨賂以姚樞爲冀府長分及之樞一切拒絕因辭職去携家往輝州之蘇門作家廟別爲室奉孔子及宋儒周程張邵司馬六君子像刊小學四書并諸經傳註以惠學者讀書鳴琴若



將終身

蕭軒初出爲府史語當道不合卽引退力學三十年不求進鄉人有暮行遇盜詭曰我蕭先生也盜驚愕釋去元世祖辟爲陝西儒學提舉不赴後累授集賢直學士國子司業改集賢侍讀學士皆不赴至成宗徵軒拜太子右諭德扶病至京師入覲東宮書酒誥爲獻以朝廷時尚酒也尋以病請解職或問之則曰禮東宮東面師傅西面此禮今可行乎俄擢集賢學士國子祭酒依前諭德疾作固辭而歸卒謚貞敏杜本在武宗時嘗被召至京師卽歸隱武夷山中文

宗聞其名徵之不起至是脫脫薦之順帝召爲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修官使者趣至杭州稱疾固辭旣又徵處士完者圖執禮哈郎董立李孝光張樞樞辭不至詔以完者圖執禮哈郎爲翰林待制立修撰孝光著作郎或疑其太優右丞相鐵木兒塔識曰隱士無求於朝廷朝廷有求於隱士區區名爵何足吝惜識者誦之



此處有非常嚴重的墨跡，完全遮蓋了原本的文字。僅能辨認出一些零星的字跡，如「宗閔」等。

高士 二十六則

漢司馬遷伯夷列傳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

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堯將遜位讓於

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薦廼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

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

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

耻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太

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

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由

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孔子曰伯夷叔齊



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爲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耻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

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由此觀之怨耶非耶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耶積仁潔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爲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早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行



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耶非耶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亦各從其志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舉世污濁清士乃見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賈子曰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歿權衆庶馮生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巖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埋滅而不稱悲夫閭巷之人欲砥

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

郭太字林宗太原界休人也家世貧賤早孤母欲使給事縣廷林宗曰大丈夫焉能處斗筲之役乎遂辭就成臯屈伯彥學三年業畢博通墳籍善談論美音制乃游於洛陽始見河南尹李膺膺大竒之遂相友善於是名震京師後歸鄉里衣冠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兩林宗唯與李膺同舟而濟衆賓望之以爲神仙焉司徒黃瓊辟太常趙典舉有道或勸林宗仕進者對曰吾夜觀乾象晝察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遂並不應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類身長八尺容貌魁



經濟類編卷八十一  
備裋衣博帶周遊郡國嘗於陳梁間行遇雨巾一角  
墊時人乃故折巾一角以爲林宗巾其見慕皆如此  
或問汝南范滂曰郭林宗何如人滂曰隱不違親貞  
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宅後遭  
母憂有至孝稱林宗雖善人倫而不爲危言覈論故  
宦官擅政而不能傷也及黨事起知名之士多被其  
害唯林宗及汝南袁閎得免焉遂閉門教授弟子以  
千數建寧元年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爲閹人所害  
林宗哭之於野慟旣而嘆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瞻  
鳥爰止不知于誰之屋耳明年春卒于家時年四十

二四方之士千餘人皆來會葬同志者乃共刻石立  
碑蔡邕爲其文旣而謂涿郡盧植曰吾爲碑銘多矣  
皆有慙德唯郭有道無愧色耳其獎拔士人皆如所  
鑒初太始至南州過袁奉高不宿而去從叔度累日  
不去或以問太太曰奉高之器譬之汎濫雖清而易  
挹叔度之器汪汪若千頃之波澄之不清撓之不濁  
不可量也已而果然太以是名聞天下後之好事或  
附益增張故多華辭不經又類卜相之書今錄其章  
章効于事者著之篇末 范曄論曰莊周有言人情  
險于山川以其動靜可識而沉阻難徵故溪厚之性



詭于情貌則哲之鑒惟帝所難而林宗雅俗無所失  
將其明性特有主乎然而遜言危行終亨時晦恂恂  
善導使士慕成名雖墨孟之徒不能絕也

左原爲郡學生犯法見斥郭宗林嘗遇諸路爲設酒  
殺以慰之謂曰昔顏涿聚梁甫之巨盜段干木晉國  
之大駟卒爲齊之忠臣魏之名賢蘧瑗顏回尚不能  
無過况其餘乎慎勿恚恨責躬而已原納其言而去  
或有譏林宗不絕惡人者對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  
亂也原後忽更懷忿結客欲報諸生其日林宗在學  
原愧負前言因遂罷去後事露衆人咸謝服焉

茅容字季偉陳留人也年四十餘耕於野時與等輩  
避雨樹下衆皆夷踞相對容獨危坐愈恭郭林宗行  
見之而竒其異遂與共言因請寓宿旦日容殺雞爲  
饌林宗謂爲已設旣而以供其母自以草蔬與客同  
飯林宗起拜之曰卿賢乎哉因勸令學卒以成德

范曄周黃徐姜申屠列傳論 易曰君子之道或出  
或處或默或語孔子稱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  
則可卷而懷也然用舍之端君子之所以存其誠也  
故其行也則濡足蒙垢出身以効時及其止也則窮  
棲茹菽蕘寶以迷國太原閔仲叔者世稱節士雖周



經河漢卷之八  
黨之潔清自以弗及也黨見其含菽飲水遺以生蒜受而不食建武中應司徒侯霸之辟既至霸不及政事徒勞苦而已仲叔恨曰始蒙嘉命且喜且懼今見明公喜懼皆去以仲叔爲不足問邪不當辟也辟而不問是失人也遂辭出投劾而去復以博士徵不至客居安邑老病家貧不能得肉日買猪肝一片屠者或不肯與安邑令聞敕吏常給焉仲叔怪而問之知乃嘆曰閔仲叔豈以口腹累安邑邪遂去客沛以壽終仲叔同郡荀恁字君大少亦修清節資財千萬父越卒恁散與九族隱居山澤以求厥志王莽末匈奴

寇其本縣廣武聞恁名節相約不入荀氏閭光武徵以病不至永平初東平王蒼爲驃騎將軍開東閣延俊賢辟而應焉及後朝會顯宗戲之曰先帝徵君不至驃騎辟君而來何也對曰先帝秉德以惠下故臣可得來驃騎執法以檢下故臣不敢不至後月餘罷歸卒於家桓帝時安陽人魏桓字仲英亦數被徵其鄉人勸之行桓曰夫千祿求進所以行其志也今後宮千數其可損乎廐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悉權豪其可去乎皆對曰不可桓乃慨然歎曰使桓生行死歸於諸子何有哉遂隱身不出若二三子可謂識



去就之槩候時而處夫然豈其枯槁苟而已哉蓋詭  
時審已以成其道焉余故列其風流區而載之

黃憲字叔度世貧賤父爲牛醫潁川荀淑至慎陽遇  
憲於逆旅時年十四淑竦然異之揖與語移日不能  
去謂憲曰子吾之師表也旣而前至袁閎所未及勞  
問逆曰子國有顏子寧識之乎閎曰見吾叔度邪是  
時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而見憲未嘗不正容及歸罔  
然若有失也其母問曰汝復從牛醫兒來邪對曰良  
不見叔度不自以爲不及旣覩其人則瞻之在前忽  
然在後固難得而測矣同郡陳蕃周舉常相謂曰時

月之間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及蕃爲三  
公臨朝歎曰叔度若在吾不敢先佩印綬矣太守王  
龔在郡禮進賢達多所降致卒不能屈憲郭林宗少  
游汝南先過袁閎不宿而退進往從憲累日方還或  
以問林宗林宗曰奉高之器譬諸汎濫雖清而易挹  
叔度汪汪若干頃波澄之不清淆之不濁不可量也  
憲初舉孝廉又辟公府友人勸其仕憲亦不拒之暫  
到京師而還竟無所就年四十八終天下號曰徵君  
范曄論曰黃憲言論風旨無所傳聞然士君子見  
之者靡不服深遠去玳客將以道周性全無德而稱



經濟類編卷八十一  
乎余曾祖穆侯以爲憲墮然其處順淵乎其似道淺  
深莫臻其分清濁未議其方若及門於孔氏其殆庶  
乎故嘗著論云

徐穉字孺子家貧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恭儉義讓  
所居服其德屢辟公府不起時陳蕃爲太守以禮請  
署功曹穉不免之旣謁而退蕃在郡不接賓客唯穉  
來特設一榻去則縣之後舉有道家拜太原太守皆  
不就延熹二年尚書令陳蕃僕射胡廣等上疏薦穉  
等曰臣聞善人天地之紀政之所由也詩云思皇多  
士生此王國天挺俊乂爲陛下出當輔弼明時左右

大業者也伏見處士豫章徐穉彭城姜肱汝南袁闕  
京兆韋著潁川李曇德行純備著于人聽若使擢登  
三事協亮天工必能翼宣盛美增光日月矣桓帝乃  
以安車玄纁備禮徵之並不至帝因問蕃曰徐穉袁  
闕常著孰爲先後蕃對曰闕生出公族聞道漸訓著  
長於三輔禮義之俗所謂不扶自直不鑊自雕至於  
穉者爰自江南卑薄之域而角立傑出宜當爲先穉  
嘗爲大尉黃瓊所辟不就及瓊卒歸葬穉乃負糧徒  
步到江夏赴之設雞酒薄祭哭畢而去不告姓名時  
會者四方名士郭林宗等數十人聞之疑其穉也乃



經濟類編卷八十一  
選能言語生茅容輕騎追之及於塗容爲設飯共言  
稼穡之事臨訣去謂容曰爲我謝郭林宗大樹將顛  
非一繩所維何爲栖栖不遑寧處及林宗有母憂穉  
往弔之置生芻一束於廬前而去衆怪不知其故林  
宗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不云乎生芻一束  
其人如玉吾無德以堪之靈帝初欲蒲輪聘穉會卒  
時年七十二子胤字季登篤行孝弟亦隱居不仕  
申屠蟠字子龍九歲喪父哀毀過禮服除不進酒肉  
十餘年每忌日輒三日不食同郡緱氏女玉爲父報  
讎殺夫氏之黨吏執玉以告外黃令梁配配欲論殺

玉蟠時年十五爲諸生進諫曰王之節義足以感無  
耻之孫激忍辱之子不遭明時尚當表旌廬墓况在  
清聽而不加哀矜配善其言乃爲讞得減死論鄉人  
稱美之家貧傭爲漆工郭林宗見而竒之同郡蔡邕  
深重蟠及被州辟乃辭讓之曰申屠蟠稟氣玄妙性  
敏心通喪親盡禮幾於毀滅至行美義人所鮮能安  
貧樂潛味道守真不爲燥濕輕重不爲窮達易節方  
之於邕以齒則長以德則賢後郡召爲主簿不行遂  
隱居精學博貫五經兼明圖緯始與濟陰王子居同  
在太學子居臨歿以身託蟠蟠乃躬推輦車送喪歸



鄉里遇司隸從事於河輦之間從事義之爲封傳護送蟠不肯受投傳於地而去事畢還學太尉黃瓊辟不就及瓊卒歸葬江夏四方名豪會帳下者六七千人互相談論莫有及蟠者唯南郡一生與相酬對旣別執蟠手曰君非聘則徵如是相見於上京矣蟠勃然作色曰始吾以子爲可與言也何意乃相拘教樂貴之徒耶因振手而去不復與言再舉有道不就先是京師游士汝南范滂等非訐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以爲文學將興處士復用蟠獨歎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王至爲

擁篲先驅卒有阮儒燒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絕迹於梁碭之間因樹爲屋自同傭人居二年滂等果罹黨錮或死或刑者數百人蟠確然免於議論後蟠友人陳郡馮雍坐事繫獄豫州牧黃琬欲殺之或勸蟠救雍蟠不肯行曰黃子琰爲吾故邪未必合罪如不用吾言雖往何益琬聞之遂免雍罪大將軍何進連徵不詣進必欲致之使蟠同郡黃忠書勸曰前莫府初開至如先生特加殊禮優而不名申以手筆設几杖之坐經過二載而先生抗志彌高所尚益固竊論先生高節有餘於時則未也今潁川荀爽載病在道北



海鄭玄北面受署彼豈樂羈牽哉知時不可逸豫也  
昔人之隱遭時則放聲滅迹巢棲茹薇其不遇也則  
裸身大笑被髮狂歌今先生處平壤游人間吟典籍  
襲衣裳事異昔人而欲速蹈其迹不亦難乎孔氏可  
師何必首陽蟠不荅中平五年復與爽玄及潁川韓  
融陳紀等十四人並博士徵不至明年董卓廢立蟠  
及爽融紀等復俱公車徵唯蟠不到衆人咸勸之蟠  
笑而不應居無幾爽等爲卓所脅迫西都長安京師  
擾亂及大駕西遷公鄒多遇兵饑室家流散融等僅  
以身脫唯蟠處亂末終全高志年七十四終于家

范曄贊曰琛寶可懷貞期難對道苟違運理用同廢  
與其遐棲豈若蒙穢悽悽碩人陵阿窮退韜伏明姿  
甘是埋暖

越雋太守李文德素善延篤時在京師謂公卿曰延  
叔堅有王佐之才奈何屈千里之足乎欲令引進之  
篤聞乃爲書止文德曰夫道之將廢所謂命也流聞  
乃欲相爲求還東觀來命雖篤所未敢當吾嘗昧爽  
擲梳坐于客堂朝則誦義文之易虞夏之書歷公旦  
之典禮覽仲尼之春秋夕則逍遙內階誅詩南軒百  
家衆氏投間而作洋洋乎其盈耳也渙爛兮其溢目



也紛紛欣欣兮其獨樂也當此之時不知天之為蓋地之為輿不知世之有人已之有軀也雖漸離擊筑傍若無人高鳳讀書不知暴雨方之於吾未足况也且吾自束修已來為人臣不陷于不忠為人子不陷于不孝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從此而歿下見先君遠祖可不慙赧如此而不以善止者恐如教羿射者也慎勿迷其本棄其生也

陳寔居鄉平心率物其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者至乃嘆曰寧為刑罰所加不為陳君所短時歲荒民儉有盜夜入其室止于梁上寔陰見乃起

自整拂呼命子孫正色訓之曰夫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惡習以性成遂至於此梁上君子者是矣盜大驚自投於地稽顙歸罪寔徐譬之曰視君狀絕不似惡人宜深剋已反善然此當由貧困令遺絹二疋自是一縣無復盜竊

王烈字彥方少師事陳寔以義行稱鄉里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罪曰刑戮是甘乞不使王彥方知也烈聞而使人謝之遺布一端或問其故烈曰盜懼吾聞其過是有耻惡之心既懷耻惡必能改善故以此激之後有老父遺劍于路行道一人見而守之至暮老



父還尋得劍怪而問其姓名以事告烈烈使推求乃先盜牛者也諸有爭訟曲直將質之于烈或至塗而反或望廬而還其以德感人若此察孝廉三府並辟皆不就遭黃巾董卓之亂乃避地遼東夷人尊奉之太守公孫度接以昆弟之禮訪酬政事欲以爲長史烈乃爲商賈自穢得免曹操聞烈高名遣徵不至終于遼東年七十八

晉郭文字文舉愛山水尚嘉遯年十三每游山林彌旬忘反父母終服畢不娶辭家遊名山歷華陰之崖以觀石室之石函洛陽陷乃步檐入吳興餘杭大滌

山中窮谷無入之地倚木于樹苦覆其上而居焉亦無壁嶂時猛獸爲暴入屋害人而文獨宿十餘年卒無患害恒着鹿裘葛巾不飲酒食肉區種菽麥採竹葉木實質鹽以自供人或酬下價者亦卽與之後人識文不復賤酬食有餘穀輒恤窮匱人有致遺取其粗者示不逆而已有猛獸殺大麋鹿于庵側文以語人人取賣之分錢與文文曰我若須此自當賣之所以相語正以不須故也聞者皆嗟嘆之嘗有猛獸忽張口向文文視其口中有橫骨乃以手探去之猛獸明且致一鹿于其室前獵者時往寄宿文夜爲擔水



而無勸色餘杭令顧颺與葛洪共造之而携與俱歸  
颺以文山行或須皮衣贈以韋袴襪一具文不納辭  
歸山中颺追遣使者置衣室中而去文亦無言韋衣  
乃至爛于戶內竟不服用至導聞郭文名遣人迎之  
文不肯就船車荷擔徒行既至導置之西園園中果  
木成林又有鳥獸麋鹿因以居文焉于是朝士咸共  
觀之文頽然箕踞傍若無人温嶠嘗謂文曰人皆有  
六親相娛先生棄之何樂文曰本行學道不謂遭世  
亂欲歸無路是以來也又問曰饑而思食壯而思室  
自然之性先生安獨無情乎文曰思由憶生不憶故

無情又問曰先生獨處窮山若疾病遭命則爲烏鳥  
所食顧不酷乎文曰藏埋者亦爲螻蟻所食復何異  
乎又問曰猛獸害人人之所畏而先生獨不畏乎文  
曰人無害獸之心則獸亦不害人又問曰苟世不寧  
身不得安今將用先生以濟時若何文曰山草之人  
安能佑世導嘗衆賓共集絲竹並奏試使呼之文瞪  
眸不轉跨躡華堂如行林野于時坐者咸有鉤深味  
遠之言文常稱不達來語天機鏗宏莫有關其門者  
温嶠嘗稱曰文有賢人之性而無賢人之才柳下梁  
崎之亞乎末昌中大疫文病亦殆王導遺藥文曰命



在天不在藥也天壽長短時也居導園七年未嘗出入一旦忽求還山導不聽後逃歸臨安結廬舍于山中臨安令萬寵迎置縣中及蘇峻反破餘杭而臨安獨全人皆異之以爲知機自後不復語但舉手指麾以宣其意病甚求還山欲枕石安尸不令人殯葬寵不聽不食二十餘日亦不瘦寵問曰先生復可得幾日文三舉手果以十五日終寵葬之于所居之處而祭哭之葛洪庾闡並爲作傳贊頌其美云

孫登字公和無家屬于汲郡北山爲土窟居之夏則編草爲裳冬則被髮自覆好讀易撫七弦琴見者皆親樂之性無恚怒人或投諸水中欲觀其怒登旣出便大笑時時游人間所經家或設衣食者一無所受辭去皆捨棄嘗住宜陽山有作炭人見之知非常人與語登亦不應文帝聞之使阮籍往觀旣見與語亦不應嵇康又從之游三年間其所啣終不荅康每嘆息將別謂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識火乎火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在于用光人生有才而不用其才而果在于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耀用才在乎識真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識寡難乎免于今之世矣子無求乎康不能用果遭非命仍作幽



憤詩曰昔慙柳下今愧孫登或謂登以魏晉去就易生嫌疑故或嘿者也竟不知所終

庾闡贊曰靈巖霞蔚石室鱗構青松標空蘭泉吐漏籠蒼可遊芳津可漱玄谷蕭寥鳴琴獨奏先生體之寂坐幽岸凝水結樸熙陽靡煥潛貞內全飛榮外散凌崖高嘯希風朗彈道有冥廢運有昏消達隱不巖玄跡不標或曰先生晦道道遙嵇子秀達英風朗烈道儁薰芳鮮不玉折兆動初萌妙覽竒絕翹首丘冥仰想玄哲

董京字威輦初爲隴西計吏俱至洛陽被髮而行逍遙吟詠常宿白社中時乞于市得殘絮繒碎結以自覆全帛佳綿則不肯受或見推排罵辱曾無怒色孫楚時爲著作郎數就社中與語遂載與俱歸京不肯坐楚乃貽之書勸以今堯舜之世胡爲懷道迷邦京荅之以書曰周道數兮頌聲沒夏政衰兮五常汨便便君子顧望而逝洋洋乎滿目而作者七豈不樂天地之化也哀哉乎時之不可與對之以獨處無娛我以爲歡清流可飲至道可食何爲棲棲自使疲卑魚懸獸檻鄙夫知之夫古之至人截器于靈緼袍不能令暖軒冕不能令榮動如川之流靜如川之渟鸚鵡



能言泗濱浮磬衆人所翫豈合物情玄鳥紆幙而不  
被害鴟隼遠巢咸以欲死眄彼梁魚逡巡倒尾沉吟  
不決忽焉失水嗟乎魚鳥相與萬世而不悟以我觀  
之乃明其故焉知不有達人深穆其度亦將闕我卑  
顛而去萬物皆賤惟人爲貴動以九州爲狹靜以環  
堵爲大後數年遁去莫知所之于其所寢處惟有一  
石竹子及詩二篇其一曰乾道剛簡坤體敦密茫茫  
太素是則是述末世流奔以文代質悠悠世目孰知  
其實逝將去此至虛我自然之室又曰孔子不遇時  
彼感麟麟乎麟乎胡不遁世以存真

夏統字仲御幼孤貧養親以孝聞睦于兄弟每採梠  
求食星行夜歸或至海邊拘蟻蚋以資養雜善談論  
宗族勸之仕謂之曰卿清亮正直可作郡綱紀與府  
朝接自當顯至如何甘辛苦于山林畢性命于海濱  
也統勃然作色曰諸君待我乃至此乎使統屬太平  
之時當與元凱評議出處遇濁代念與屈生同汗共  
泥若汗隆之間自當耦耕沮溺豈有辱身曲意于郡  
府之間乎聞君之談不覺寒毛盡戴白汗四布顏如  
渥丹心熱如火舌縮口張兩耳壁塞也言者大慙統  
母病詣洛市藥會三月上巳洛中王公以下並至浮



橋士女駢填車服燭路統侍在船中曝所市藥諸貴人車乘來者如雲統不之顧太尉賈充怪而問之統初不應重問乃徐荅曰會稽夏仲御也充使問其土地風俗統曰其人循循猶有大禹之遺風太伯之義讓嚴遵之抗志黃公之高節又問卿居海濱頗能隨水戲乎荅曰可統乃操柂正櫓折旋中流初作鯢鱣躍後作鮪鮓引飛鷁首撥獸尾奮長稍而船直逝者三焉於是風波振駭雲霧杳冥俄而白魚跳入船者有八九觀者皆悚遽充心尤異之乃更就船與語其應如響欲使之仕卽俛而不荅充又謂曰昔堯亦歌

舜亦歌子與人歌而善必反而後和之明先聖前哲無不盡歌卿頗能作卿土地間曲乎統曰先公惟寓稽山朝會萬國授化鄙邦崩殂而葬恩澤雲布聖化猶存百姓感詠遂作慕歌又孝女曹娥年甫十四貞順之德過越梁宋其父墮江不得尸娥仰天哀號中流悲嘆便投水而死父子喪尸後乃俱出國人哀其孝義爲歌河女之章伍子胥諫吳王言不納用見戮投海國人痛其忠烈爲作小海唱今欲歌之衆人僉曰善于是統以足叩船引聲喉嚨清激慷慨大風應至含水嗽天雲雨響集叱咤謹呼雷電盡冥集氣長



嘯沙塵烟起王公已下皆恐止之乃已諸人顧相謂曰若不游洛水安見是人聽慕歌之聲便髣髴見大禹之容聞河女之音不覺涕淚交流卽謂伯姬高行在目前也領小海之唱謂子胥屈平立吾左右矣充欲耀以文武鹵簿覲其來觀因而謝之遂命建朱旗舉旛校分羽騎爲隊軍伍肅然須臾鼓吹亂作胡葭長鳴車乘紛錯縱橫馳道又使妓女之徒服袿襦炫金翠繞其船三匝統危坐如故若無所聞充等各散曰此吳兒是木人石心也統歸會稽竟不知所終汜騰字無忌舉孝廉除郎中屬天下兵亂去官還家

太守張闕造之閉門不見禮遺一無所受嘆曰生于亂世貴而能貧乃可以免散家財五十萬以施宗族柴門灌園琴書自適張軌徵之爲府司馬騰曰門一杜其可開乎固辭兩月餘而卒

郭翻爲庾亮所薦公車博士徵不就咸康末乘小船暫歸武昌省墳墓安西將軍庾翼以帝舅之重躬往造翻欲強起之翻曰人性各有所短焉可強逼翼又以船小狹欲引就大船翻曰使君不以鄙賤而辱臨之此固野人之舟也翼俯屈入其船中終日而去戴逵字安道少博學好談論善屬文能鼓琴工書畫



其餘巧執靡不畢踪總角時以鷄卵汁澣白瓦屑作  
鄭玄碑文爲文而自鐫之詞麗器妙時人莫不驚嘆  
性不樂當世常以琴書自娛師事術士范宣于豫章  
宣異之以兄女妻焉太宰武陵王晞聞其善鼓琴使  
人召之遠對使者破琴曰戴安道不爲王門伶人晞  
怒乃更引其兄述述聞命欣然擁琴而往遠後徙居  
會稽之剡縣性高潔常以禮度自處深以放達爲非  
道乃著論曰夫親沒而採藥不反者不仁之子也君  
危而屢出近關者苟免之臣也而古之人未始以彼  
害名教之體者何達其旨故也達其旨故不惑其迹

若元康之人可謂好遜跡而不求其本故有捐本徇  
末之弊舍實逐聲之行是猶美西施而學其顰眉慕  
有道而折其中角所以爲慕者非其所以爲美徒貴  
貌似而已矣夫紫之亂朱以其似朱也故鄉原似中  
和所以亂德放達似通所以亂道然竹林之爲放有  
疾而爲顰者也元康之爲放是無德而折巾者也可  
無察乎且儒家尚譽者本以興賢也旣失其本則有  
色取之行懷情喪真以容貌相欺其弊必至于末僞  
道家去名者欲以篤實也苟失其本又有越檢之行  
情禮俱虧則仰詠兼忘其弊必至于本薄夫僞薄者



非二本之失而爲弊者必託二本以自通夫道有常  
經而弊無常情是以六經有失二政有弊苟乖其本  
固聖賢所無奈何也嗟夫行道之人自非性足體備  
隨蹈而當者亦曷能不棲情古烈擬規前修苟非擬  
之然後動議之然後言固當先辨其趣舍之極求其  
用心之本識其枉尺直尋之旨採其被褐懷玉之由  
若斯塗雖殊而其歸可觀也跡雖亂而其契不乖也  
不然則流遜忘反爲風波之行自驅以物自誑以爲  
外眩囂華內喪道實以矜尚奪其真主以塵垢翳其  
天正貽笑千載可不慎歟又著閑遊贊曰昔神人在

輔其天理知溟海之禽不以籠樊服養櫟散之質不  
以斧斤致用故能樹之於廣漠棲之於江湖載之以  
大猷覆之以玄風使夫淳樸之心靜一之性咸得就  
山澤樂閑曠自此而箕嶺之下始有閑遊之人焉降  
及黃綺逮于臺尚莫不有以保其太和肆其天真者  
也且夫巖嶺高則雲霞之氣鮮林藪深則蕭瑟之音  
清其可以藻玄瑩素庇其皓然者舍是焉歸故雖援  
世之彥翼教之傑放舞雩以發詠聞乘桴而愜厲况  
乎道乖方內體絕風塵理楫長謝歌鳳逡巡盪八疵  
於玄流澄雲崖而頤神者哉然如山林之客非徒逃



經濟類編卷八十一  
人患避爭門諒所以翼順資和滌除機心容養淳淑  
而自適者爾况物莫不以適爲得以足爲至彼閑遊  
者奚往而不適奚時而不足故蔭映巖流之際偃息  
琴書之側寄心松竹取樂魚鳥則澹泊之願於是畢  
矣然竒趣難均玄契罕遇終古皆孤栖於一巖獨玩  
於一流苟有情而未亡有感而無對則綴斤寢絃之  
歎固已幽結於林中繫感於遐心爲日久矣我固遂  
求方外之美略舉養和之具爲雜贄八音暢其所托  
始欣閑遊之遐逸終感嘉契之難會以廣一往之詠  
以杼幽人之心云爾茫茫草昧綿邈玄世三極未鼓

天人無際萬器旣判大朴乃翳寔有神宰忘懷司契  
冥外旁通潛感莫滯總順巢尚兼應夷惠緬矣遐心  
超哉絕步顧揖百王仰怡泰素矜其天真外其置矜  
詳觀羣品馳神萬慮誰能高佚悠然一悟

庾亮翟徵君贄 夫所謂至人者體包傑量神凝域

表該落萬動玄心獨融故能虬驤慶霄而不繼豢龍  
之轡鳳鳴瑤林而不屈伶倫之籠豈必欣太清而樂  
瓊藹哉顧蹄涔不足以濯神鬚翳蒼不足以翔雲翮  
是故藐姑有綽約之廬箕阜有高嘯之宇唐勳表於  
玄庭憂功忘於虛室晉徵士南陽翟君稟逸韻於天



陶含冲氣於特秀體任虛而委順恢昭曠而高蹈先  
生載營抱一泊然獨處神栖飈藹之表形逸巖澤之  
隅雖束帛仍降輶冕屢招而弓旌屈於匪石帝命慙  
於虛復矣是以高風振宇宙遠詠冠當時方將表大  
庭於絕代恢玄解以釋紛仰朝霞而晞翼陵扶搖以  
獨翔景命不延卒於尋陽之南山哲人其萎高軌孰  
倣余欽若人之風常問道於無何之廬賓想玄珠主  
以瞻授沐道霑淳固以實而歸矣自昔之違于茲七  
稔何悟先生忽矣升遐感至德之長泯悼仁風之永  
翳標爾其傷潛然增欷乃援翰詠跡以宣來葉其辭

卓哉先生逸韻遐超蚪盤玉津鳳戢瓊條滌耳夏  
鼎高揖唐朝洪崖邈矣玄跡載劭淳風沐世飛芳九  
霄

沈約高士贊 今之所謂高士者悠悠皆是請試言  
之聖人莅天下則賢人贊務尚益臯陶是也自中智  
以下莫有不學以從政佐國安民者也易曰聖人之  
大寶曰位非學則不得也學所以行其志孝弟慈仁  
信義是也雖誦先王之典謨而不行其志聖人之大  
寶亦不可得也要須學行兼全然後取之悠悠之徒  
莫不攘袂而議進取怒目而爭權利悅愚諂闇苟得



忘廉若斯人者豈入國士之塗動衣冠之眄籍此而  
 登高位未或有也贊曰亦有哲人獨執高志避世避  
 言不友不事耻從汗祿靡或芳餌心安藜藿口絕炮  
 斂取足落毛寧懷組織如金在沙顯然自異猶玉在  
 泥涅而不緇身標遠迹名重前記有美高尚處之若  
 無劣哉羣品事靜心驅苟能立志爭此匹夫進忘隕  
 獲退守恬愉曰仁與義其徑不迂為之則至非物所  
 拘宦成名立陟彼高衢

陶潛字淵明或云淵明字元亮陽柴桑人也曾祖  
 侃大司馬潛少有高趣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况時

人謂之實錄親老家貧起為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  
 自解歸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遂抱羸疾復為鎮  
 軍建威參軍謂親朋曰聊欲弦歌以為三徑之資可  
 乎執事者聞之以為彭澤令公田悉令吏種秫稻妻  
 子固請種杭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杭郡  
 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我不能為五  
 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即日解印綬去職賦歸去來  
 義熙末徵著作佐郎不就江州刺史王弘欲識之不  
 能致也潛嘗往廬山弘令潛故人龐通之齎酒具於  
 半道栗里要之潛有脚疾使一門生二兒輦籃輿既



至欣然便共飲酌俄頃弘至亦無忤也先是顏延之  
爲劉抑後軍功曹在潯陽與潛情款後爲始安郡經  
過日日造潛每往必酣飲致醉臨去留二萬錢與潛  
潛悉送酒家稍就取酒嘗九月九日無酒出宅邊菊  
叢中坐又值弘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後歸潛不解  
音聲而畜素琴一張無弦每有酒適輒撫弄以寄其  
意貴賤造之者有酒輒設潛若先醉便語客我醉欲  
眠君可去其真率如此郡將候潛值其酒熟取頭上  
葛巾鹿酒畢還復著之潛弱年薄官不潔去就之迹  
自以曾祖晉世宰輔耻復屈身後代自高祖王業漸

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則書  
晉氏年號自來初以來唯云甲子而已與子書以言  
其志并爲訓戒曰天地賦命有往必終自古賢聖誰  
能獨免子夏言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四友之人親  
受音旨發斯談者豈非窮達不可妄求壽夭無外  
請故邪吾年過五十而窮苦荼毒家貧弊東西遊走  
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爲已必貽俗患僂辭世  
使汝幼而饑寒耳常感孺仲賢妻之言敗絮自擁何  
慙兒子此旣一事矣但恨隣靡二仲室無萊婦抱茲  
苦心良獨罔罔少年來好書偶愛閒靜開卷有得便



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歡爾有喜嘗  
言五六月北窓下卧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  
意淺識陋日月遂往緬求在昔眇然如何疾患以來  
漸就衰損親舊不遺每以藥石見救自恐大分將有  
限也恨汝葦籬小家貧無役柴水之勞何時可免念  
之在心若何可言然雖不同生當思四海皆兄弟之  
義鮑叔敬仲分財無猜歸生伍舉班荆道舊遂能以  
敗爲成因喪立功他人尚爾况共父之人哉潁川韓  
元長漢末名士身處卿佐八十而終兄弟同居至于  
沒齒濟北汜幼春晉時操行人也七世同財家人無

怨色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汝其慎哉吾復何言  
又爲命子詩以貽之元嘉四年卒時年六十三著五  
柳先生傳曰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字宅  
邊有五柳樹因以爲號焉閑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  
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貧不  
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期  
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  
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  
已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贊曰黔婁有言不戚戚於  
貧賤不汲汲於富貴味其言茲若人之儔乎酣觴賦



詩以樂其志無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歟

王裒門人爲本縣所役告裒求屬令裒曰卿學不足以庇身吾德薄不足以蔭卿屬之何益且吾不執筆已四十年矣乃步檐乾飯兒負鹽豉草屨送所役生到縣門徒隨從者千餘人安丘令以爲詣已整衣出迎之裒乃下道至土牛旁罄折而立云門生爲縣所役故來送別因執事涕泣而去令卽放之一縣以爲耻

北周處士韋夔志尚夷簡魏周之際十徵不出周太祖甚重之不奪其志世宗禮敬尤厚號曰逍遙公晉

公護延之至第訪以政事護盛修第舍復視堂歎曰酣酒嗜音峻宇彫墻有一于此未或不亡護不悅寇雋少有學行家人嘗賣物多得絹五疋雋知之曰得財失行吾所不取訪主還之敦睦宗族與同豐約教訓子孫必先禮義自大統中稱老疾不朝謁周主欲見之雋不得已入見周主引與同席問以舊事以御輿送之

元楊恭懿至元初與許衡俱被召屢辭不起太子真金令有司以漢聘四皓故事聘之至京師與定科舉之議及考正曆法曆成授集賢學士兼太史院事卽



辭歸自是復屢召之皆不起至是監察御史商琥上  
書薦天下名士若胡祇遹王暉陳天祥等十餘人而  
恭懿與焉詔起恭懿參議中書省事亦辭不至尋亦  
卒

經濟類編卷八十七終



